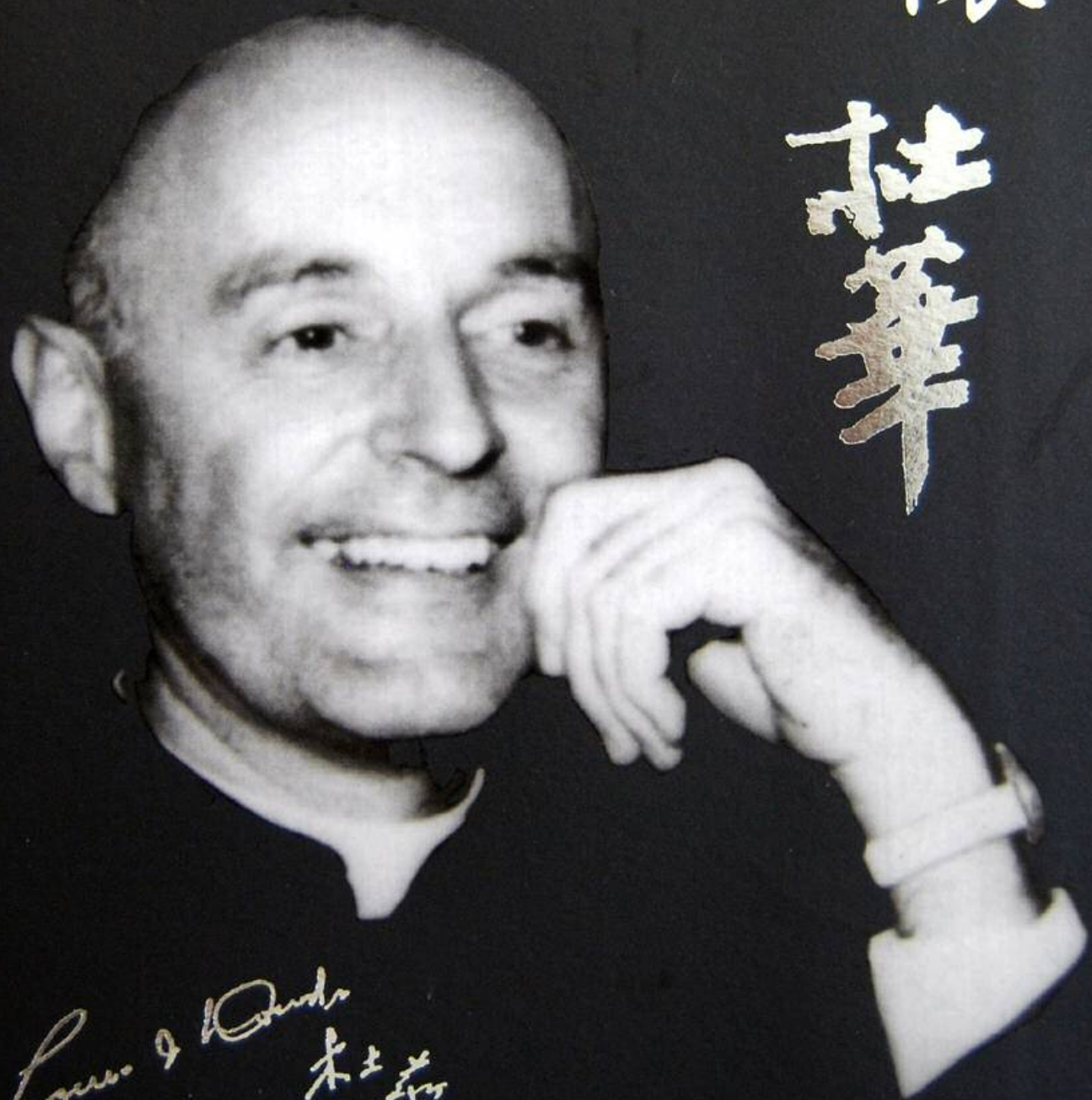


緬懷

杜華



Louie & Qinda
杜華

1911 - 1990



ISBN 957-744-252-8



你們來看看

若一

39



目錄

這是一本寫真集——一位獻身五十三年在中國土地上的天主教耶穌會美籍會士，描繪他的生命寫實。他最後的三十六年黃金歲月，就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在新竹地區，為莘莘青年學子、勞苦職工朋友、社會上的弱勢族群，獻上了他的青春年華。

這些陳舊的生活照片，曾伴隨著您、我的歡笑、痛苦、艱澀、平安歲月，還有那郁郁鄉土情懷，也刻畫出我們生命成長的歷程。

願您能在這生命的洪流中，共享這份難忘的恩澤及學習服務、利他的精神。

迴盪老友的話語：一位和中國毫無淵源的美國青年，都能放下他擁有的一切，為新竹地區服務了他的一生，而你、我這個生於新竹，長於新竹的青年——該是讓「老杜」播種在我們心中的種子萌芽，結出豐盛的果實的時候了！

寫在感恩活動之前	3
一些聯想	劉家正 ... 5
永不被遺忘的人	馮德山 ... 7
再看「播種」	余叔謀 ... 8
尋找一輩子——牛奶麥片神父陪我六十六個年頭	郎雄 ... 10
璀璨晶華	黎建球 ... 12
緬懷杜華神父	金梅芳 ... 14
生命中難忘的一章	德保福 ... 15
一張被磨損邊緣的照片	鄭白美 ... 16
令人懷念的神父	黃金瑜 ... 19
只是感恩、只是分享	溫德逸 ... 22
學生中心的杜華	張村慶 ... 24
我心目中的杜華神父	孫添桂 ... 26
撒種的人	黎怡杭 ... 27
永活在我心中	陳麗雲 ... 28
總是在想念中	呂連村 ... 30
懷念慈父般的杜神父	陳素英 ... 34
憶——杜神父與我	馮慕賢 ... 36
他不僅是恩師也是我與天主和好的恩人	戴琦 ... 38
耶穌復活墓園的 中國鬼子	林家琛 ... 40
杜神父播種 天主收成	曾尚石 ... 42
最符合身心靈健康的教育——公青中心的教育	黃冠球 ... 44
歷史的軌跡	51

那含淚播種的人
必含笑獲享收成

單國璽



恭如聖詠125首
第五節



寫在感恩活動之前

杜華神父於一九二一年生於美國紐約，一九三七年天主教會派遣他到中國北京、揚州，一九五四年被共產黨驅逐輾轉到台灣新竹，一九九〇年在台灣榮歸主懷，享年七十九歲。回顧其一生，在中國傳教十七年，在新竹傳教三十六年，總計在中國及新竹的歲月共有五十三年。他真是位名符其實的美國過客、中國同胞。

杜神父一生獻身於教會的福音傳播工作。他的生活點滴仍被與他接觸過的人們一直津津樂道，活生生的留在大家的記憶中。從逝世週年所出版的紀念集和服務中心大門口的紀念石，到這次舉行的「緬懷杜華神父——逝世十週年感恩活動」，都在顯示他活在人們心目中的份量。

談到杜神父，首先我們想到的是他的書——《播種》（1955年光啓社出版）。他強調的神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是一種以「愛」為出發點的關係。他的福音傳播就是

從愛來探討天人如何合一，篤行天主召叫人去散播愛的種子，是經由社會的每一層面的，例如有的人是經由哲學的省思觸動「把愛散播」人間的人生觀；有的人是經由行醫來播下愛的種子；有的人經由參與公益活動的「社會關懷」把愛給周遭的人。故每個人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崗位上勤於播種，愛就充滿人間。

杜神父播種的方式是寓播種於遊戲中。他也不用揠苗助長的速成方式，而是將育樂溶合在一起，在一顆快樂的心田上，種子是比较容易開花結果的。就如杜神父於中國揚州，播撒在郎雄心田中的種子就一直發芽長大到今天。所以當你真的用愛心去播種時，人們會讀出來並永遠銘記在心的。





杜神父也是一位喜歡充電的人。播在心田中的種子若不澆水，就無法開花結果；因此我們大家都需要多進行彼此充電的機會，互勉互勵的精神，傳遞的愛火才能持久，故「祈禱」是他領先的表帥，他可以說是位祈禱的人。他深信福音中所提：「你們兩、三人因我的名聚在一起，聖神必在你們當中」，他忠於他的祈禱本份，從未缺席。當我們手連手，心連心，互勉互勉時他的精神就一起運行於我們當中。

杜神父也特別提倡「健潔」的理想。「健」是指身體的健康，「潔」是指心靈的潔淨。「潔」也可以由廁所的潔淨看出端倪。就像黃冠球先生所提到，最使他感動的廁所文化——因為有愛，連廁所也不一樣。冠球也提及杜神父一九六三年在青年中心就開始提倡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在課外補習外更重要是「宗教教育」，雖因舉家的遷移，國中時只接受一年三個月在學生中心的薰陶，但是它的影響深遠難忘——因為深深地被愛過，也深深地感動過的體驗是刻骨銘心的。

我們都認為杜神父不喜歡他的子弟兵們，作一番偉大的事業而自豪，而他老人家希望我們將他的所承受愛的精神，散播

在每個人的工作崗位上及每個人的家庭裏，前者是相加的效果，後者是相乘的效應。我們這些杜神父的子弟們，今天若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與家庭裡懷著「播種」的心，這些都應該歸功於杜神父的教誨。

由美國東部直飛趕到新竹的黎怡杭就如此的表示：我是在鄉下農村長大的人，最能體會播種的人，需要一種特別的體認和辛勤地看顧種子的成長、施肥、灌溉、除草，我們的成長，不正是杜華他的成果嗎？正如聖經上所述：「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中國古諺說到「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這就是杜華神父這一生的最好寫照。

我們都是直接或間接受過杜華神父播給我們「行動」的種子，他自己心中有同樣的種子，並多采多姿的活出來給周圍的人看，他也會要求我們與他一同分享過他的生活，我們每個人，至少大部份的人都曾經陪他走過一段值得回憶的人生，這次感恩活動的召集人余叔謀就希望，每一位都能把他該有的精神活出來並且與大家一同分享。

一些聯想

耶穌會中華省省長

劉卓正



本人接任此地耶穌會會長職務，是杜華神父逝世六年之後的事，而杜華神父來到台灣的時候，也早於筆者領洗入會十幾年。六〇年代，由於考慮聖召，開始有機會與耶穌會接觸，當時在神師指導下，有些靈修的活動，偶而見聞杜神父的事蹟，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與一批年輕人搞得「轟轟烈烈」。杜神父在新竹的年代，大半是筆者在會中接受養成教育及負笈國外求學的時候，兩人沒有太多接觸的機會。許多有關杜神父的生平事略，尤其是他晚年得病之後的情況，多得自傳聞。今年的逝世十週年感恩活動，給我的印象也是另一種「轟轟烈烈」。終覺這位會士到底不凡，「香火」不斷，頗具魅力。

「緬懷杜華」專輯出版，編輯黃智才先生數度催稿。由於上述背景，我對杜華神父的種種，是個重新認識的機會。此中承蒙黃先生慨然將編輯初稿相借，幫助本人

「看圖識字」，復識其人，而將一些心得記下，以為交代。

其一、二〇〇一年是耶穌會來台五十週年。在一些有心慶祝的人們心目中，認為紀念活動的主軸應是過去五十年來，耶穌會與台灣社會的同步發展，瞻前顧後，一方面為我們所做到的，感恩慶祝，同時也為我們應做而沒有做到的表示懺悔和歉意，並思改善，翻閱專輯中的照片，令人覺得杜神父所言所行，多少代表了耶穌會與台灣社會同行的一面，令人欣慰。

其二、據說杜神父的弟子們認為「杜神父不喜歡他的子弟兵們，作一番偉大的事業而自豪。」近年來我因職務關係，有幸在一些特殊場合中，見到一些杜神父的弟子，各行各業，似乎都相當執著於杜神父所標榜的精神價值，令人想起福音中酵母作用的比喻。





其三、在紀念杜神父的文字選輯中，突顯杜神父「是一位喜歡充電的人」，而祈禱是他「領先的表率」、以及利用「經由社會的每一層面」來表達與傳遞「愛火」。對於熟悉會祖依納爵靈修的人們而言，「選輯」字裡行間所浮現的是一位依納爵的弟子：敏於「行動中的默觀」——在天主內發現一切，又在一切中尋覓天主。

其四、杜神父去世已經十年，他所代表的「時代」，以及一些「轟轟烈烈」的作為，也已進入歷史，不過他的風範以及所代表的精神價值，仍舊綿延不斷，走筆至此，不禁要問：若是今天杜神父「重新「登陸」台灣，他會是以怎樣的「姿態」（包括精神、策略和方法，耶穌會與平信徒的關係等等）來從事他那番「轟轟烈烈」的作為呢？彷彿這是一個依納爵家族中的人和「杜門弟子」以及杜華神父的親朋好友可以共同探討的課題。也相信這也是有心討論杜神父「傳承」的人們，不能不想及的問題。



杜華神父逝世十週年感恩活動

April 29-30, 2000



感恩活動時間表

- 4/29 (六) 新竹香山牧靈中心/新竹中華路5段722號
1930-2100 海德公園
- 4/30 (日) 新竹社會服務中心/北大路373號
- | | | | |
|-----------|------|-----------|----------|
| 0830-0930 | 播種回響 | 1345-1445 | 社會服務 |
| 0945-1045 | 職工探討 | 1500-1550 | 健康生活(專題) |
| 1100-1200 | 學生尋思 | 1640-1800 | 感恩祈福彌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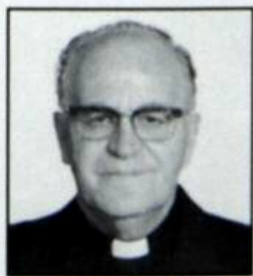




永不被遺忘的人

社會服務中心管委會 主任委員

馮德山



大多數的人在死亡幾年之後就被漸漸淡忘了，但是杜華神父卻不然。今年（民國八十九年）我們要為他舉行逝世十週年的紀念活動。經過了十年的分離，他沒被淡忘，他依然活在我們的心中，為什麼？

一個人會一直活在別人的心中，即使在他死亡多年之後依舊如此，我想需要兩個因素：首先，這個人必須曾留下卓越的事跡；其次，有人主動地將有關這個人的記憶留傳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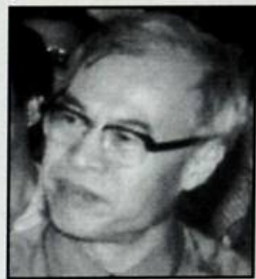
沒有人會懷疑杜華神父曾留下卓越的事跡。多數人走過了這個塵世的世界，但未留下任何足跡，或是就如同在沙灘上留下了淺淺的腳印一般，很快就消失了。然而，杜神父走過這個世界所留下的腳印卻是深刻的，深深地刻印在堅硬的岩石上，就如同在社會服務中心入口處的「杜華神

父紀念石」所象徵的一般。杜神父在四十年前和三十年前所創立的兩個中心——類思青年中心與社會服務中心——是他會活生生地生活在新竹的標記。但是我相信目前正活躍於台灣社會的許多杜華神父的「學生與職工青年」是他所留下的最重要的標記，也是這些人將我們對杜華神父的記憶不斷地留傳下去。

這群人他們主動地在生活中用各種方式傳述他們對杜華神父的記憶。當在杜神父過世後的一週年他們出版的「杜華神父紀念集」、社會服務中心入口處的「杜華神父紀念石」以及舉行的「杜華神父逝世十週年感恩活動」這只是其中的三個例子。我謹代表杜神父的家人與耶穌會士，深深地感謝這些真心誠意紀念杜華神父的朋友們。

再看「播種」

余叔謀



我能做什麼？相信這是認識杜華的人，遇到問題時必然會問的一個問題「我能做什麼？」

筆者因職務的關係，有機會接受教育部委託主編高中的法語教材，因此也對教材略有認識，今天再看1955年光啓初版的《播種·天主教教義精華——慕道者讀本》，實在感觸良多，在此略述一二與大家分享。

首先在最前面慕道者讀本下方，便寫著：四十小時學習資料與傳教師手冊併用。一本教材附有教師手冊可見作者對學習者與教師均有完備的考量。可惜事隔四十多年筆者又旅居海外，返台後迄今無法取得這本教師手冊，不能領略作者對傳教師的寄許。

目前僅就慕道者讀本的內容來看看作者在播種一書中的精神。隨著時代的演進，學習的理論也有不同的認知，今天的學習活動已被認為是一種有智慧的創造活動，是學習者的一種建構，也是其消化與養育的過程，不再像以前只顧摹仿與接受，只要會背誦就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再來看看四十多年前出版的「播種」一書，每一課都有三個步驟：

一、聖經故事

二、要理

三、定志——具體實踐的辦法

（見原書作者的話）

我們很容易看到播種的精神不只在要理問答的記憶而已。

現在流行的學習者中心的教育理論與學習者中心的教學活動設計，我們在「播種」的每一課裏都可以找得到。有效的學習活動應設計得像卡通影片裏的探險活動，把學習者丟在一個有問題的情境裏，讓他們事先有所期待，而且要隨時注意環境的變化，提供給他們的材料要有興趣還要能幫他們解決問題，這樣一次探險活動下來不但有趣而且有收穫是一定可以預期



的。教學的評量要看學習者在課前與上課後有什麼不同。「播種」的每一課都以有趣的聖經故事開始，再以「思考問題」來收尾，再問你具體的實踐辦法是什麼？一堂課下來想要莫不關心或無所是事大概都很難。在張雷神父的序言裏有這樣的一段記載：

「舊式教理書往往分爲當信的道理，當守的誠命與當用的得救方法三部分，而杜神父的著作則是依照天主對人類的永遠的眷愛與人類對天主應有的知恩報愛而分劃的，儘管兩者內容相同，可是從形式方面講，後者顯然較前者爲佳，因爲前者只強調我們『當』盡的義務，而後者則強調天主的『愛』和我們『報愛』的義務。」

天主就是愛，祂從來沒有嚴厲的懲罰過人類，相反的卻是一再地顯示祂的愛——包容與耐心，期待人類的回頭。唯有與主同在，活在天主愛裏的人才能寫出這種「愛」的教材，教育的活動也唯有以愛爲中心才能符合天主的聖意，筆者願與天下父母和教師共勉。

其次我們來看看杜華神父的行動的「播種」，今天我們在座的諸位，可以說都會直接或間接受過他老人家播給我們那顆

「行動」的種子，他自己心中有同樣的種子，並多采多姿的活出來給周圍的人看，也曾要求我們與他一同分享他的生活，不是嗎？我們每個人，至少大部份的人都曾經陪他走過一段值得回憶的人生。現在我想謝謝那位在我們當中的大藝術家，他把那顆活生生的「頭」留給我們，還也謝謝很多人把那顆「頭」變成一顆大石頭天天與我們同在，就讓我們把它看成杜華神父留給我們的行動的種子吧！希望每一位從它旁邊經過的人都能把他該有的精神活出來並且與大家一同分享。



尋找一輩子

牛奶麥片神父陪我六十六個年頭

郭雄



十三歲的孩子

流離戰亂中等待成長

我永遠記得那年生病時

第一口牛奶麥片的味道

竟然那麼甜，那麼溫暖在心田……

他都叫我阿三阿三，因為我的本名叫做郎益三，算一算，認識杜華神父已經是六十六年前的事了，那一年，我才十三歲。

十三歲才初一囉！我記得那時因為是戰亂時期，大家都在逃難，而我一個小蘿蔔頭，流浪到揚州，如果不是杜神父的照顧，真不知道今天的阿三在哪裡？

杜華神父的心中充滿疼惜和愛，爲了我們這些中國孩子，他付出一生。我永遠記得，有一次我生病時，他坐在我的床邊照顧我，就這樣一口一口的餵我吃牛奶麥片。那時我張大了眼睛看著這位黃頭髮的

外國叔叔，我不知道爲什麼他對我那麼的好，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愛，讓他像爸爸疼孩子一樣，擔心我的病。我只知道那碗牛奶麥片的味道，到現在閉起眼睛來，都還嚐得到。

杜華神父當然也有嚴肅的一面，特別是我們這些孩子，皮嘛！大人打仗，我們照樣皮，照樣玩囉！我記得有一次，我騎壞了腳踏車，很怕被罵，就推著車子東躲西藏，不敢讓杜華神父知道，當然囉！最後還是紙包不住火，被發現了，那一次我看到杜華神父嚴肅的一面，他很認真的對我說：「自己的事情要自己負責，不要躲，更不要說謊、騙人。」奇怪的是，這些簡單的道理從他的口中說出來，竟然顯得那麼的認真和重要。

戰爭是無情的，揚州的少年阿三，萬萬沒有想到，到台灣以後，竟然有一天會





再見到杜華神父。那是從另外一位神父的口中才知道，杜華神父住在新竹，我一聽心裡好激動，年輕時的記憶向海一樣「轟」地衝上腦門，就這樣台灣的新竹成爲我生命中的第二個揚州。後來，不管怎麼樣，只要經過新竹，我一定會回去看看他，當然，特別是自己又惹麻煩的時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那年我三十幾歲，失戀了，真是很痛苦很痛苦，在去新竹的火車上「心」像火在燒一樣的苦，我當時真想跳火車死了算了。我覺得新竹，好遠……好遠……，我忍著不讓自己提早下車，才又能找到神父，他聽我訴苦，陪我聊天，看電影，還拿了很多糖果給我吃，我三十幾歲了，他卻看我仍然像個小孩，他陪我安靜的反省，他讓我生命沒有提早下車。

杜華神父在晚年得了老年痴呆症，傻了。好幾次我去看他，自己淚就



一直掉，但我記得最後一次看到他時，他連手都舉不起了，卻用力拉著我說：「阿三，要爲自己拚命，讓自己發光，要爲基督拚命，讓別人也發光。」

杜華神父，他做了我六十六年的，最好的朋友。

(本文刊於 1999-11-14 中國時報)

璀璨晶華

華志強



我第一次見到杜華神父時，是在一九五七年的五月，當時我正唸初一，心中有許多的痛苦和疑惑，很想找人幫忙，但一直沒有適當的人可以解決我的困難，而前一年我曾在新竹東山街天主堂有過慕道的經驗，但似乎沒有甚麼結果，因此，我班上的同學就幫我介紹杜華神父，他說杜神父是一位熱情活潑，極有深度，且能吸引年青人的神父，由於我的心境，對於這樣的介紹是半信半疑，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去見神父，當我見到杜神父時，我首先被他的儀表所吸引，高高的個子，俊秀的外表，充滿表情的面龐，極富挑戰性的手勢，以及讓人興奮的口技，使我覺得他或許可以解決我的問題，帶領我走出人生的困境。

在而後的歲月中，我很努力的跟隨他，也試圖去學習他的方法和態度，在這些學習的日子裡，我的個性也開始有了改

變，我明顯感受到信仰的生命在滋長，也開始覺得人生有希望，生命這條路是值得走下去的，因為，在我的感覺中，孤獨和沒有希望幾乎是同義字，當一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一點也感受不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時，他又何必去尋找朋友及寄託呢？他當然會將他自己封閉在他自己的小天地中，他也不會努力去想掙脫這種困境，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人當然變得愈來愈孤獨，愈來愈不可愛，而杜神父對我這一點可說是對症下藥，他以為單從我自己生命來看，生命的脆弱是令人極為感傷的，因為從人的生到死，人都是孤獨的，人自己沒有絲毫的力量可以掙脫自己的困境，除非有外在的助力或人自己內在的能力出現了轉變，而這種助力或轉變，並不全然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達成的，必須借助外來力量的幫助，這就如同學英文一樣，沒有人天生就會的，都是經過外人的教導或社會的學習才能成功，因此，人若要跳脫孤獨就必須要有勇氣承認自己的有限和無能，他以為最有勇氣及能力的人就是敢說自己是無能及有限的人，杜神父的話給了我相當的啟發，因為在那個無神主義及自以為是的時代裡，凡是無能的人才是在向他





人求助的，尤其德國哲學家尼采宣佈上帝死亡後，人的地位明顯提高了，人幹麼還要去求助他人呢？人即使在孤獨和絕望中，人也可以做自了漢，因此，杜神父的話使我開始去體會自己和他人的關係，也開始身體力行去實踐他所說的道理。

隔了一年（一九五八），我要領洗的時候，他給我取了博納（Bernard, St.）的聖名，當時，我完全不清楚他給我取這個聖名的意義，也不知道博納是誰，他也沒有說明，祇是要我去查資料，我雖然查了，也祇知道聖人的瞻禮是八月二十二日，他是中世紀一位偉大的聖師，有不少的著作及許多靈修上的神祕經驗，除此之外，我仍然不知道，他為我取這個聖名的目的，一直到我唸了大學及在大學教了書之後，我才明白杜神父的遠見及智慧：由於我的個性，我是一個非常喜歡思考的人，而且，對我所思考的結果，一定會努力奉行，因此，杜神父在和我接觸了一年多之後，瞭解了我的個性及我的作為之後，就給我取了這個聖名，使得我在人生之路上，有很明確的典範可以追隨，特別是在高一，開始對人生未來方向及目標選擇時，我的主保對我起了很大的啟發作用，在那時，我

心中所考慮的是，有什麼樣的工作或事業，是在我的未來，不論是以何種身份為人群服務時，我都可以做的？在向天主祈禱及聆聽之餘，我所得到的答案是：「接觸人的內心」，「和每一個人心中的思念溝通」，這些話的意義及其中所蘊含的可能發展有太多的可能性，除了神職之外還包括心理分析師，文學家及哲學家，都是可能發展的方向，而在經過數年的探索之後，終於明白，天主要我走的路，是透過人的思想走向天主，這也成了我從高一以來，四十多年所努力的目標，杜神父所以為的跟著天主走，就是接受天主的旨意和安排。

杜神父的一生，雖沒有甚麼偉大的奇蹟，也沒有成為甚麼偉大的人物，但他的一生，用「天主的人」來形容他，再恰當不過，我們每一位人信仰天主的人，何嘗不希望我們的身上能有如此的封號？雖然，杜神父的形體已不在人間，但他存留在天主內的容顏，卻是永遠鮮活的，因此，在杜神父回到天主身邊的十年來，我們要虔誠的請他轉求天主，為我們這一群在人世間歷盡悲歡離合的子弟們，祈求天主的寬容與愛護，希望有一天，也能如同杜神父一樣，得享天主的光榮。

緬懷杜華神父

金梅芳修女



值此杜神父逝世十週年之際，我們不禁會自忖：「杜華」是否繼續在影響我們？十年後我們仍然記得他嗎？他的話語和對他的記憶，是否依然存留在我們心裡？

我的回答是喧天價響的——「是」！跟我一起在社區工作的瑪利諾會修女可以為我作證。我們三位都跟他很熟，至今還常常在聊天中不知不覺地引用杜華的話。他具有特殊天賦，能夠運用言詞和歧義，精確而幽默的表達各種情況。我們都非常激賞這一才能，它為生活平添不少樂趣。

杜華給我最深刻的印像是他對「基督王國的熱忱」。他一生全部的精力都灌注於「建立王國」這一志業，這也是我和杜華共事時最珍貴的記憶。他的生命似乎具有這單純不變的焦點，而他的工作、計劃、祈禱都導向這途徑。在杜華看來，這不只

是講究效率的企業管理而已，其實更根本的涉及他追隨耶穌的聖召。他如此熱衷於「建立王國」，是因為他選擇追隨耶穌，而「建立王國」正是耶穌一生的志業。

多年來我一直和社會服務中心的職工青年朋友們保持聯繫。我審視他們今天的生活，可以告慰的說，他們絕大多數都對杜華深感懷念。假如當時他們從未遇到杜華，那麼今天很可能變成一位完全不同的人。我試舉幾個例子。

有一位當日青年，如今家庭美滿事業有成，是四個孩子的父親了。他說在週末絕不接聽電話應酬，因為他認為這段時間應該完全屬於他和妻子兒女的。他了解為人父母者需常與兒女到戶外一同進行裨益身心的活動，子女必然健康成長，才不至成爲問題少年。他學會爲他人放棄自己的慾望和需求。他從杜華那兒學到這道理——當年杜華就是這樣對待他的。





另外一位年輕女士，當年常去職工中心。她也受到杜華「爲人服務」的精神所感召。早在十年前，她就在工作的小工廠推動一周工作六天的計劃。此成果來自她深切體會「省思生命」的意義，而這正是天主教職工青年運動的核心部分之一。即使後來職工對其功效失望之際，杜華依然堅持不懈。他的真知灼見使他了解：這麼做一定能幫助職工「站」起來，使他們自信有改善生活世界的的能力。他無疑是對的。

杜華在職工中心發起了許多活動，以協助青年職工朋友們融入社會，並引導他們爲這社會服務。服務工作包括：探訪醫院、舉辦協助弱勢族群的公益活動、探視貧困待援的家庭、以及每年聖誕晚會邀請所有這些弱勢朋友共襄盛舉。杜華他以極大的精力獻身這些活動，並渴望青年工人在爲人服務的真愛中「上鉤」——特別是爲那些真正需要關愛的人。我的確相信很多人從杜華身上學到真愛的精神，這從他們的生活方式就可以明顯看出來。

至於杜華是否給我深遠的影響？答案是無庸置疑的！而且我永遠感激在他身邊共事的時光。謝謝你，杜華！

生命中難忘的一章

德保福修女



雖然我並未和杜華神父共事過，卻一直對他在天主教社會服務中心毫無吝惜的為青年職工獻身服務的精神，印象深刻。我偶爾也會到中心參加彌撒，感覺就像去參加聚會，有時去參加聚會活動，則又像是參與彌撒。杜華的生活是如此一以貫之，所以彌撒、聚會、工作和遊戲，都結合在一起，而且就像是同一回事一樣，沒有差別。

杜華愛人，就好像天主的愛「經由」杜華散播給他遇到的、共事的、彼此仰慕的、和照顧的人。

我滿心感激；和他斷斷續續的來往，永遠是我生命中難忘的一章。

一張被磨損邊緣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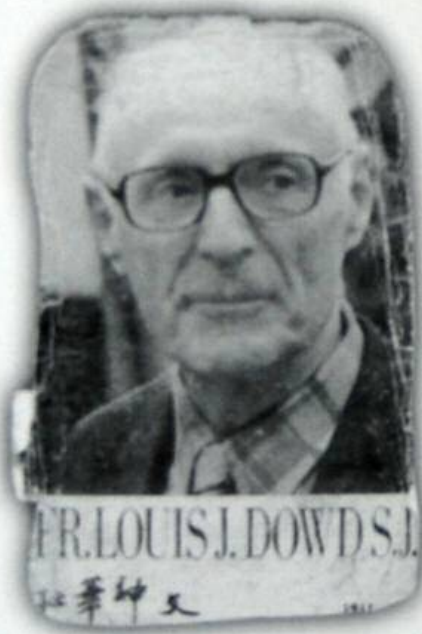
鄭日美



十年了，經常放於皮包中又因無數次的來回磨擦，已將照片的邊緣磨損掉了，一直很想再向辜姐另要一張照片來更換，始終未索取，以致不捨丟棄的心情更加不捨的珍貴，每次詳端照片中的杜華神父時，就湧現當年的歡笑淚水與學習鼓舞中，有如師生、父女的情感至今還常覺得他一直陪伴在我身邊，也大概是這張照片的關係吧！

杜華神父是一位很幽默的人，經常會用你這個鬼來稱呼我們，還介紹應塗劉為應該穿……褲子，很多尷尬的場面經他的幽默而化解了。謝謝天父派遣簡榮志先生介紹我進入職工青年會，經他耐心的遊說和說服，分享他在團體裡所學習的過程和不斷的鼓勵而進入了職工青年會。

我是位很自卑、好勝心強的小女生，



柯德蘭修女是帶領我的輔導神師，也是我最好的社會導師及好友，我經常在聚會後在回家的途中，騎著腳踏車一邊流淚一邊告訴自己：「下次一定不要再來，永遠不要再來」。因為我的溝通不夠好，我想的和希望的，他們都不能配合達成，以及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要呈現的，因此就會有我們彼此的衝突，儘管我告訴自己明天不再來，但下次我還是去了，大概是天父的磨練吧！柯修女不斷的呵護開導，教導我人與人的溝通的方法與技巧，當柯修

女要回國的前一天，還特地撥出時間用摩托車載我到海埔新生地，諄諄告訴我要懂得如何接納、用同理心去了解他人的想法及溝通的重要性，指導我說話的技巧，如何去達成與人的思想溝通。雖然我是那麼的憨呆而她又那麼的用心，我怎能不認真的改善嗎？





自柯修女回美國後，杜神父就請金梅芳修女接輔導工作，她像媽媽一樣的用心傾聽，協助我們，學習說話的藝術，如何將自己的意見用婉轉的口吻表達，不抹煞他人的想法，這種收穫對我來說是一輩子受用的。杜神父也常邀我到他的辦公室談話，如父女般的交談，他不直接指責，只有開導和支持鼓勵，常用聖經裡的故事提示我，那種被尊重肯定的感受何其寶貴，也因著他認識了馮慕賢阿姨，有次我心理很難過，打電話給她時，當時馮阿姨要去演講，但在演講前十分鐘竟趕到社服中心告訴我：「白美我來了」！我真的太感動了，我又怎能何德，能受到這麼多人的愛戴和疼惜，那種被重視被愛的感覺是何等的難得，這些都是用錢也買不到。

如果說他離開我們就沒事了，那就錯了！杜神父他的話不時的在我心中像泉源般的湧出，我常告訴孩子要有寬恕他人的心，不要太會計較，就如神父說聖經裡的七十個七次撒瑪利亞人的故事，要我們學習善待他人，要有寬恕的胸懷要去愛他所不可能愛的事。多難啊！但神父就能做到，他不只愛他所認識的人——學生、勞工朋友，還有需要被關懷的人和殘障朋

友，他甚至還常到監獄去開導，關懷在那裡的受刑者，也有許多人因著他而改變了，甚至連我這樣強悍頑固，叛逆不滿的個性，在無形中也被改變了。

有一天晚上正要睡覺時，小女兒告訴我，另外一間房間的浴室燈沒有熄滅，當時大家都很累，不怕黑的兒子也懶惰，沒有一位肯起床去關燈，結果女兒只好說：「好吧！我去」，回來時看她那高興的樣子說道：「我是小傻瓜」……頓時令我驚訝，她怎麼會說她是小傻瓜呢？想想原來，我常常告訴他們，杜神父常說他是大傻瓜，他要我們做小傻瓜。雖然做小傻瓜並不容易，他還要我們學習基督為門徒洗腳的精神去服務他人。歲月增長也讓我，慢慢去體會領悟這些話的用意，才瞭解那是多麼深奧的學問，不是一般人都能很容易做到的，在不分貴賤為人服務的精神和如何去寬恕別人所不能寬恕的事。吃虧就是佔便宜要學習忍耐，要忍他人所不能忍的那一口氣，實在真不容易！不自傲要謙卑在時間的洪流中去慢慢體會、領悟這不正是天父希望我們應有的行為嗎？真是用心良苦的不分彼此，不認為自己是「神父」就高高在上的他，經常陪伴著我們到處去參加職



工青年會的活動，他像是最開明的父親，從不限制我們的思想表達，只要不過份都給予最寬鬆的發揮。

職工青年會二十五週年運動大會在新竹社服中心舉行，新竹分會大家合作無間的結果，我們獲得全國總冠軍。他讓我們這群雖然有些自卑叛逆，還是很認真努力的這一群，能學習了成長，充分的學習發揮，杜神父太謝謝您了。

當我想到社會上有許多的人在為更多的人謀福利付出愛心時，我就覺得很慚愧，杜神父！我又能回饋您什麼？看到我的好友曾尚石不分晝夜的在為新竹的朋友們設想、造福，而我呢？突然想到神父提醒我們，聖經裡的一段話：「你為我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為我所做的」，婚後工作的關係，接觸到的是一些勞工朋友，想想這不正是可讓我為他們服務嗎？我已體會到對人性的關愛即是「尊重、關懷」，也因著我親切的招呼他們，常替他們解決工作上的問題，我們都幾乎成了好朋友，更希望他們來店裏採購時，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杜華神父送我最大的禮物是讓我認識了天父，雖然我不是一位天主教友，但我

自認是教會的朋友。回憶永遠是最美的，在參與職工青年會的那段日子裡，雖然有氣、有淚，但歡笑和喜悅，是我這一生留下最美、最快樂、最豐富又充實溫馨的回憶。因著職工青年會我認識了許多我從未想過的人，去過許多從未去過的地方。如今留下的往事，有一首歌它的歌詞正代表我的心意：別管以後將如何結束，至少我們曾經相聚過，不必費心的彼此約束，更不需要言語的承諾，只要我們曾經擁有過，對你、我來講已經足夠，人的一生有許多回憶，至少你的回憶有個我。你認為呢？



令人懷念的神父

昔年



在人生旅途中，能擁有數位知己好友，誠屬難能可貴，但一個團體，能歷經了三十五年，大家仍然一同攜手，相互鼓勵、扶持共度人生，這更是天主特別的恩賜，很榮幸的，我屬於這個團體——（Fr. Louis J. Dowd S.J. 1911-1990）杜華神父的學生團體：新竹至潔老友。

我們大都在初中的求學階段，便和杜華神父結了不解之緣，神父和家父同年，每次見面都問及我的父母和家人，其關愛之情溢於言表。他平時臉上總是掛著微笑，充滿信心，任何困難都難不倒他，尤其是幽默的談吐及爽朗的笑聲，往往將頓挫和煩惱拋諸九霄雲外。

杜華神父說：「其實天主教的道理很簡單，就是一個『愛』字——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愛』實踐在日常生活之言行中便是宗教」，他老人家告訴

我聖若望是十二宗徒中年紀最輕、未婚、純潔是主耶穌基督最鍾愛的弟子，真令人羨慕，因此我選用若望為我的領洗聖名。

杜華神父創立的類思青年中心（座落於新竹主教座堂背後，即現今的永泉中心），是我們度過學生生活最值得回憶的地方，有不少同學在中心住宿，高年級的同學照顧低年級者，很自然的形成「學長制」，彼此尊重、互勉，真是個和諧的大家庭，吸引青年學子共聚一堂，在此接受學長們的生活照顧及課業指導。除了每天唸早、晚課以外，還有下午四點半和很多放學後來中心自修課業的同學，在庭院假山的聖母像前，由杜神父帶領恭唸玫瑰經，風雨無阻，熱度不減，這很自然的成為一天生活的重心，每主日「至潔聖母會」的開會，是我們信仰生活的搖籃，成員報告一周來靈修生活概況，除了每天的早、晚課外，參與七台彌撒、唸七串玫瑰經是最起碼的要求，並引以為豪。

學期結束，分發成績單，神父必親自過目，個別面談，成績進步者則予以嘉許，退步者除了安慰、鼓勵外，還特別安排大哥哥們給予個別輔導。每個寒、暑假；安排補習、避靜及各種球類運動，杜



神父可是網球、高爾夫球高手。舉辦遠足、露營、野炊、自行車越野等戶外活動，融入大自然，讚美天主的偉大！擇期參觀訪問彰化靜山修道院和舉行退省，遠征日月潭的夏令營，夜宿德化國小教室內，毛會長和鄰居黃明潭先生全家，都是虔誠、熱心的老教友，都是杜神父的知己好友，由黃先生全家親自下廚為我們準備三餐，口味絕佳，我們中多位大胃王往往透支米糧。夏令營白天活動緊湊，神父在明潭畔，教大夥游泳，晚上則放映宗教電影和耶穌傳，以饗村民，一周的精彩活動在神父的『牛車』（福特客貨兩用車，喇叭聲似牛叫聲，以牛車稱之）往返載運下落幕，令人畢生難忘。

杜神父除照顧學生，還組織職工青年會，關懷老人、組織老師聖母會、協助成立救急會、探訪窮困及病患和隨時去關愛少年監獄內的迷途羔羊。我在台北求學階段，每逢寒、暑假放假回家，大夥齊聚一堂，陪神父到少年監獄，舉行球類友誼賽，甚至力邀菲律賓藝人到獄所演唱，讓他們舒暢心胸，並定時在獄所內舉行感恩祭及福傳，每次均座無虛席，神父也樂此不疲，同時我也很自豪的向友人表示我進

出監所有幾十次的經驗，別人聽了，也都另眼相看。他甚至幫助受刑朋友解決出獄後之就學、就業問題，並且固定聚會、祈禱、舉行彌撒等活動，給他們打氣鼓勵，其中還有人順利考取大專院校就讀。目前天主教的監獄牧靈福傳工作在各團體的努力下成績斐然。



1975年在小金門服役期間，神父常來信鼓勵，1980年5月杜神父為我主持婚配彌撒，當年他於菲律賓參加基督活力實習班，推展活力運動不遺餘力，1980年8月，我參加在光仁中學舉辦的男第51屆基督活力實習班，神長的推薦函是杜華神父簽署的。神父對任何人均抱持信任、尊重



的態度，這為我們日後的人格養成及為人處事原則，有很大的啓發作用。至潔老友每年有兩次重要的聚會：春節及神父生日，行之有年。

可敬的杜神父，晚年罹患阿耳滋海默症，在新竹市西門街耶穌會會院休養，其間葛華院長神父悉心照顧，情同手足。後期則北上到輔大神學院頤福園安養，療養中每次和他見面聊及往事，興奮之情非筆墨所能形容，沉浸歡樂氣氛中，當分手時總不忘說：「我們彼此代禱！下次見，拜拜！」

一九九〇年五月四日，杜神父蒙恩歸主，今年正好滿十週年，其間老友的重要聚會：神父的忌日及元宵節，至今持續不斷，這次四月二十九、三十日在新竹牧靈中心和新竹社會服務中心的老友聚會，盼能邀所有認識杜神父的朋友、學生、職工青年，都能共聚一堂，感念師恩。居住海外的學長們，也經常透過電子郵件，連絡感情，返國必見面餐敘，交換心得。杜神父的言行舉止，都是我們的典範，在潛移默化中，深深的影響我們，堅守自己的崗位，衷心依靠天主，杜華神父的精神永遠長存！



只是感恩、只是分享

溫德逸



一通尙石的電話點醒了我，何不把最簡單的、受杜神父潛移默化在日常生活中感受較爲深刻的例子，來分享大家呢？

這個鬼！

每次搭神父的福特牛車出遊，當遇上一些不守交通規則的人，闖紅燈、亂超車，「這個鬼！」就不經意由神父脫口而出（或許另類三字經吧！）但是他的動作仍是不急不徐，神情仍是那麼悠然。如今國人開車習慣不見改善，還好我也練就口唸「這個鬼！」的功夫！

以前、當時、以後

這是神父在彌撒、早晚課引導默想題目時常用的開場白，而這種思考模式的套用真是終身受益。在個人的求學、就業生涯中，當思路困頓時，套上這幾個關鍵字，常能水到渠成，一路順暢。

謝謝！對不起！求

住宿在中心，有如「小和尙」般作息的那幾年，在類思學生中心住宿的日子，這



一通尙石的電話，在幾天清明假期中確實提筆試著去捕捉和杜神父相識、相處近二十五年的點點滴滴。往事可是歷歷重現腦海，但下筆卻是千頭萬緒，不知如何下手。信手再翻開書架上「杜華神父紀念集」，一幀幀照片、一篇篇文章有如重放著記憶深處活生生的電影。一頁頁翻著，我問我自己：「我能再加點什麼嗎」？十年了，這本完整記載杜神父的紀念集我曾多次極驕傲地分享、借閱教內、外的親朋好友，讓他們知道我何其有幸生於新竹，又何其有幸認識杜華神父！

可是交一篇「文章」還是難以執筆。再



是我感到最受用、最有效與上主溝通的關鍵字。現在把他擴展到同事間，凡事感恩、凡事感謝。在公司的任何聚會場合，我必先代表公司向同仁感激他們的貢獻，並向同仁的家屬說抱歉，因為公事、同仁們的假日加班、晚下班而影響家庭生活，進而同仁及家屬也都能配合、體諒我的「請求」，繼續這種精神打拚！

美國爺爺

除了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美國爺爺」是小孩口中唸唸不忘的長輩。可是「美國爺爺」對我而言，竟代表著一位為中國青年付出青春、付出一生，一位「傻瓜阿督仔」的晚年。

在杜神父患了阿耳滋海默症，深居於西門街耶穌會會院的那幾年和幾位老友，每在農曆新年會帶著小朋友們去探望他老人家，噓寒問暖，照照相，給個小紅包，這成了小朋友過年主要行程之一。「美國爺爺」于焉產生，十年來每當孩子指著與神父的全家福照片，嚷著「美國爺爺」時，我的眼眶又是一陣溼紅了！



學生中心的杜華

張村慶



憶起在一次聖神同禱會時，有位修女蒙聖神的感動，輕聲細語地對杜神父說：您是「基督的化身」。的確，在教友生活當中，體會自我消失後，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愛才能開始成長和顯露出來。這就是杜華神父「榮主愛人」傳揚基督福音的基本理念。杜神父時常教導學生們最完美的祈禱是——靜靜聆聽聖神無言可言的歎息，那就自然能透悟天主的旨意。杜華神父也經常提醒教友們說：「對待基督的態度，要熱，就得燙熱，若冷，則必冰冷，絕不可不冷不熱，令人作嘔」。

生長在台灣新竹的中國人何其榮幸！自主曆一九五三年杜華神父就一直生活在我們當中，他與青年學生們同樂，與職工朋友們分愛，把基督的愛和喜樂感染給在少年監獄內的朋友們。將基督的平安和堅忍的勇氣帶給在醫院調養的朋友們。新竹

人常常看得到一位個子高挑、鼻樑高挺的美國神父——杜華神父陪著中國朋友步出病房，右手臂拖著大棉被，左手提著滿袋的衣物，多麼令人感動的畫面。

對村慶個人而言，與杜華神父的認識、瞭解，更是基督聖寵所賜聖神之恩。回想一九五九年元月廿五日聖保祿宗徒歸化慶日，學生與職工青年在準備歡度杜華神父四秩晉八大壽之前，村慶承蒙主恩，由杜神父親自授洗，成爲一名基督徒，聖名依納爵（安底約主教），爾後。一直到杜神父於一九九〇年五月四日安息主懷止，神父始終就是村慶的神師、慈父和嚴師。四十一年來，在誘惑不斷，悲苦持續的婚





姻生活中，神師生前的一言一行是村慶最堅強的支柱，和吸取勇力的活泉。回憶在求學期間回家、服兵役返鄉，以及在爲人師表授課之餘，常把握參與神師所主祭的彌撒大典。每當杜華神父緩緩舉揚耶穌聖體時，莊嚴的眼神彷彿將聖嬰高高地抱起來。村慶雖無緣親睹耶穌聖嬰，然而內心卻感受到莫可銘言的喜悅。再者，神父的證道亦深深吸引了青年學生的思維，緊緊繫住了職工朋友的心緒，讓人渾然忘我的陶醉，使人歡心舒暢，產生無比深遠的影響。

奈何，天主聖意奧秘難測，神師生命晚年因阿耳滋海默症而神志不清，每當杜華神父一走出耶穌聖心堂耶穌會院後，經常需要熟悉他的教友引領他回會院。記得有一天下午三點半參與柏世安神父所主持的感恩祭，村慶陪在神師身旁，就在要恭領耶穌聖體的時刻，神師卻突然起身轉頭行將離開聖堂，村慶輕輕耳語稟報：「神父！吾主耶穌請您吃飯」神師微笑著，在村慶扶持下前往恭領聖體。如今，回憶當時情景禁不住含淚心痛。在感恩祭結束後，村慶陪伴神師回神父宿舍時，正如往常與神師會面交談一樣，神父反覆地叮嚀：「阿慶，要隨天主的聖意，阿慶，要隨天主的聖意，阿慶……。」



我心目中的杜華神父

孫添桂

杜華神父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偉大的導師，他的主張有點類似古代的孔老夫子「有教無類」的精神，也似墨子的兼愛。只要有人求教於他，他一定竭盡所能的指導、幫助，因此他的門下眾多、且遍佈各地。他所傳授的不僅是聖經、同時還注重品德的修養，使每個人都能成為謙謙的天主教徒。

回想與杜華神父的相識，真覺得是天主的安排。想當初我還是個年輕小伙子，在一家電器行上班；而有一年的聖誕節前夕，店中來了一位老外，但是他卻會說國、台語，真讓我非常的驚訝！當時他從美國帶回來一組電動小火車，他請我幫忙將小火車組裝好，放在現在北大教堂後面的學生青年中心（當時社會服務中心還未籌建），讓來參與聖誕節的人們觀賞。

當時六十年代因台灣百姓生活還是很艱困，所以這項表演在新竹曾轟動一時。從那次以後杜神父時常會到店中來請我幫他修理電器用品。有一次當我正全神貫注

的在修理電器時，突然聽到一陣陣有人讀聖經與唱詩歌的聲音，這聲音讓我心中湧起了甜美迴響，也讓我有了加入教會歸依天主的衝動。

承蒙杜神父厚愛，我正式加入了天主的國度，再經過吳秋霖先生的帶領，我才知道那天感動我而使我加入此行列的經文就是玫瑰經。從此以後我定期的到教堂，由杜神父與吳秋霖先生為我講解聖經，漸漸的我也開始加入了杜神父所創立的職工青年會。也參與了社會服務中心的籌建工作，相繼的在杜神父的指導下成立了天主教家庭小組、救急會等服務社團的籌備工作。當時因剛創辦人力非常缺乏，常常由杜神父帶領著到處去慰問那些需要救助的人。漸漸的人們了解了這社會上還有很多需要別人幫助的人，於是大家都伸出了溫暖的雙手，而這些社團也日益壯大至今日之局面。

回憶往事如煙，有如昨日。杜神父與吳秋霖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們的精神卻與我們長在。杜神父對我亦師如父，而吳老師對我亦友如兄。如今我除了緬懷杜神父的崇高風範外，更覺得我們應闡揚他的思想，並將他的愛繼續的傳播下去。





撒種的人

黎怡杭



在新約瑪竇福音，耶穌說了這樣的比喻：看有個撒種的人出去撒種，他撒種的時候，有的落在路旁，飛鳥來了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頭地裏，那裏沒有多少土壤，因土壤不深，即刻發了芽，但太陽一出來，就被曬焦，又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有的落在荊棘中，荊棘長起來，便把它們窒息了，有的落在好地裏，就結了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耶穌接著也說明了祂的比喻的真諦，我在讀這經文時，尤其是最近這幾年裏，卻有不同的感受，感受這撒種人的精神，在農村裏長大的人都有這樣的親身經歷：一位辛勤的撒種人，在他撒種前，必經過一段辛勞的時刻準備他的田地，這樣在撒種後，更辛勤的看顧種子的成長、施肥、

清除雜草，這樣所撒的種子都會有百倍的收穫。

在這杜華神父的十週年逝世的前夕裏，不禁讓我感受到杜華神父，不就是這辛勤的撒種者的寫照嗎？在我們心靈尙在一片空白的時候，他是如何辛勤地帶領我們準備我們的心靈，每天早上的晨禱，下午的玫瑰經，晚上的晚課……。今天我們的成長，不正是他這辛勞的成果嗎？在這十週年的逝世紀念裏，我不但感謝他的辛勞，亦要彼此鼓勵把他這辛勞的精神在我們的身上能繼續推展下去。



永活在我心中

陳麗裳



憶及三十七年前，當時我在建功國小服務，每日清晨都會去北大路天主堂參與早禱。由於杜神父正在為籌劃聖誕節職工青年的表演，需要請人教「竹竿舞」和領導女職工青年們而找到了我。從此在他的領導下，展開了我數十年不悔的義工生涯。

當時的社會正在轉型，客廳即工廠，使得各處都急需大量失學青年，投入工人生產的行業，他們的生活很辛苦，沒有休閒娛樂，對將來、對人生都沒有目的，更談不上社會福利和人性尊嚴、工作的價值、宗教信仰。賈爾定神父創立的國際天主教職工青年會，在四十一年前便引進了台灣，貝興仁神父在台北，杜華神父在新竹，配合社會環境和青年職工的需求，將這全球性的組織廣為推廣，數年後新竹分會包括了桃、竹、苗地區就有十四個支會。

為了配合培育失學的小職工，杜神父和青年會的幹部，分別拜訪他們的老闆、家長，徵得他們的同意能讓小工青住進宿舍，同時舉辦各種語文、技藝研討、生活教育等進修課程，安排人際關係、休閒娛樂和職工青年會等訓練活動。

各地的支會

每週或隔週集會，時間通常都在夜晚，杜神父都會配合我們的下班後，再開車前往各支會做技術支援指導。職工青年會的開會都有聖經研究、生活檢討、臨時動議。我們一起從觀察——究



竟發生甚麼事？為何或怎樣發生？對我或他人有甚麼感覺？再經過我們的共同判斷——有何種種看法？應該演變到那個地步？信仰告訴我甚麼？再確定採取行動——我想如何改變？要怎樣行動？誰關心這件事？又可與我一起行動等等活生生的檢





討，這「觀察、判斷、行動」三法寶一直是我們生命成長的良伴。

杜神父常告訴我們要付出「愛」，必須由「愛的泉源」——天主處汲取，讓祂先充滿自己才能分施付出，所以個人的祈禱生活是不可或缺的。每星期三晚上為世人、職工青年、需要幫助的朋友的「彌撒禮儀」不曾間斷過。由學生中心到社會服務中心每日在庭院中（雨天在中庭）都可見到神父和我們一起唸玫瑰經的身影，現在回想起來，更添甜蜜與幸福，深深體會社會服務中心真是在天主的愛中成長的。

神父對弱勢族群的關懷付出，真叫人永遠難忘，孤單老人、病弱者、殘障者、勞工、童工、貧困的人、受刑人，他都一一伸出援手，盡可能的給他們精神和財物上的雙重支持。

從青年學生到勞工青年更擴大到社會大眾及銀髮族，杜神父一直掌握著社會的需要，提供當時社會環境人們的需求，不斷的為更美好的未來而努力，杜神父的「友愛弟兄、服務人群」精神使我們長追憶，該是我們要努力和學習。



總是在想念中



十年前，我用無比感恩與懷思的心情寫下了我對杜神父老人家影響我一生的片段，十年後的今天，我卻不知道要用什麼態度來對他老人家枯骨歲月的滄桑。隨著時光變化的年代轉換，一切的時空環境，引領我再度跨進思念的領域裡，每次當我走進社會服務中心的大門時，那種似近鄉情怯的感傷，總在記憶深處泛起思念刻痕。面對著曾經培育我、讓我成長的中心，所有景物雖然依舊，人事卻早已全非。也許是必須跟著時代的腳步改變，也許是礙於現實世界中的不得已，中心也在慢慢的調整它原有的架構，去迎合時代的潮流，雖是無奈，卻也得接受它既成的事實。而面對著時而空蕩的中庭、大廳，面對著牆壁上面的杜華神父遺像，那多年前的往事情景，總是歷歷猶新的呈現在眼前。

我成長在台灣轉型工業社會的年代

裡，幼時失學的遺憾，造就了我凡事必須更努力學習的本份。在一次機緣也是冥冥中的福報下，有幸讓我在偶然中參加了天主教職工青年會的組織，也讓我認識了亦父、亦師、亦友的杜華神父。

從西門街天主堂一直到北大路的社會服務中心，這一路走來，有淚、歡笑、辛酸，而在淚水夾雜著歡笑的過程中，許多可笑又無知的往事總是會如影隨形的浮現，每每憶及當年爲了躲望彌撒而跑給神父追的情景，及一大票人躲在三樓頂的小儲藏室玩牌被神父當場捉到的窘境，總會後悔年少的無知，如果今天時光能再倒流，我定會很虔誠的跪在他老人家面前，請求原諒。

神父窮其畢生歲月，甚至放棄家鄉高薪的職業而投入了服務人生的神職。他用了很多的耐心與毅力，只是爲了要幫助台

杜華





灣很多像我們這種失學又不知如何面對未來的年青人走出茫然。或許他認為這樣做是使命感的趨使，是天主賜予他的一項艱苦任務，讓他去做許多不敢做的事，但如果沒有真正的用心與耐心，那能夠造就那麼多的年青人不致於迷失在都市叢林的五光十色中。

我與神父相處的時光相當長久，總以為認識他最深，但直到他逝世後，看著他的遺容，我才真正的驚覺，我竟然與他好陌生，陌生到有種不會與他相識的感受。為何我會產生這種念頭？是因為神父他已不再是我心中的偶像？還是原本我們亦父、亦師、亦友的感情本就不深？從前的崇拜心理只是一種移情作用？而當所有屬於過去的種種在蓋棺論定後就已不再是神話時，所有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恩恩怨怨究竟還存在著多少懷念的價值？這一連串的問題，讓我有好一陣子的矛盾。

或許我也曾無知的迷失過，就像當年在中心的團體裡，因與同伴在理念上的不合而口出惡言甚至大打出手，有時還會故意破壞花草樹木，不尊重女生，而那一切就只是爲了好玩及發洩不滿的情緒。而神父非但沒有責怪我，反而很有耐心的糾正

我偏差的行爲，神父不但原諒我的過錯，還委以我許多重責大任，甚至常常開著他那一部會牛吼的旅行車載我到我一輩子只能夢想去的地方去見識。從他多次耐心等待的行爲中，我真正領悟到人與人要互相尊重與寬恕彼此的真諦。從那次之後，我徹底的改過自己脫軌的行爲，並認真的學習各種待人處事的技巧。在往後的歲月中，我全心投入在中心所能學到的各種事物，包括自我心靈的提昇，而神父也常利用時間給我很多方面的啓示，並不時給我鼓勵，很多事他讓我們放手去籌劃，還再三叮嚀一定要團體一起行動。





而在這一段成長的過程中，我在中心所學的，真的在後來改變了我的一生。今天雖然我已脫離了工青會的組織，但我仍然利用公餘之暇參加各種公益的活動，甚至目前擔任很多公益團體的總幹事。

我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轉變，乃是因為我深刻體會到神父常常對我們說的「施比受有福」這句話的含意。當初神父在告訴我們這句話的時候，我一直以為他只是在傳達天主的福音，根本就沒有去多想他講這句話的意義所在。

直到今天，當我參與了很多公益團體所舉辦的愛心活動後，看到那種很多人滿足笑容的情景時，我終於體會到了那句話的精神：原來幫助人，帶給別人快樂，看到他人高興的模樣竟是一件那麼美好的事情，不但通體舒暢，彷彿置身在真善美的國度裡，到處充滿溫馨的氣息，連原本忙得全身酸疼的感覺也沒有了。



我真的一輩子也想不到「施比受」真的更有福，而那種福是你用金錢也買不到的。

回想起神父逝世後的近幾年來，由於人與物的隨時代變遷，很多好朋友要再相聚更是談何容易，而在每年固定一次相聚時大伙所談的種種又彷彿還是昨天一般。當你憶起許多好朋友從不相識，然後因緣



際會的藉著工青會這個團體的生命共同體結合而成爲莫逆之交，那種一起爲了團體榮譽而不惜犧牲個人形象上台娛樂眾人的演出，以及爲了躲避神父拉去參加彌撒而借尿遁落跑的種種過去時，不禁會爲了曾經浪費許多寶貴的光陰而後悔不已。但後悔又能改變什麼，擺在眼前的除了陣陣思念讓你追懷過去的無知之外，也只能將那一份想念神父老人家的恩德化作另一股力量去回報更多需要幫助的人，用真正的付出去享受付出的代價，讓生命充滿希望。

生命的喜悅大都是來自人類對生命無盡的關愛，我們生長在這個瞬息萬變的年代裡，在緬懷過去那一段成長歲月所帶來的無奈時，我們也該試著去想想現在，而現在所需要的就是讓我們的社會多存在一些杜神父精神。

「愛與付出」是杜神父生前未竟的心願，它是一種奉獻，也是一種責任，更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心願，而今天我們很慶幸正由一群有傻勁的人在默默的實行這個心願，也許做的不夠完美，但只要希望、有耐心、有愛心，我相信它還是會一直綿延下去。



懷念慈父般的杜神父

民國六十五年，我經人介紹來中心擔任總機的工作。由於我是佛教徒，很擔心在天主教的地方會有格格不入的感覺。但是，杜神父像慈父般帶領員工的方法，讓我很快就消除了這些疑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杜神父每次出門前都會很親切的交待我他要去哪裡；回來時也一定會對我說：「孩子，這段時間你們平安嗎？」由於當時我剛結婚沒多久，還處在婆媳關係的適應期，因此，杜神父的這些話，讓我覺得好像是家中長輩對晚輩的關懷一般，倍覺溫暖。

杜神父對員工的體諒，還不止於此。他知道我有「托嬰」的困擾，很體諒的答應我讓我帶著才兩個月大的女兒來中心，邊值班邊照顧女兒，我真的感動得沒話說。杜神父有時候考慮到個案的需求，會請我陪他去訪視個案。有一次，他正要找我陪他去，發現我的女兒在旁邊，竟然開口請



辜秘書代我看孩子，而辜秘書居然也很高興的答應了。對這件事，我一直覺得既感謝又不好意思。

杜神父的細心和愛心，也讓我非常感動。他身體不好時的一個聖誕節，我陪他老人家去百貨公司買了一件大號的衣服。沒想到回來之後他竟然說不合穿、不喜歡，我說那我幫您拿去換比較合適的，他

陳孝英



回答說要換我能穿的衣服送給我。我說什麼也不答應，兩個人相持不下，最後我說：「那換我女兒能穿的衣服好了！」神父很鄭重的回答說：「陳小姐，孩子會長大，衣服不要在百貨公司買。百貨公司的質料比較好，就應該買給你自己」。原來，杜神父平時就觀察到，我是位不肯隨意收別人的東西，於是他很細心的想到這個方法來送我一件我所需要的衣服。表達愛心同時又兼顧員工的尊嚴，這樣的老闆真是讓我難以忘懷。

杜神父晚年得了失智症，非常痛苦。有一次，我和幾位同事去西門街會院看他老人家，他虛弱的樣子實在讓我們好心疼。他雖然虛弱，卻仍然關心我們每一個人，對我們每一個人說話。杜神父對我說：「陳小姐，天主賜給你這個孩子，你雖然疼愛她，但千萬不可以溺愛她」。我永遠記得杜神父的這番話；永遠記得他即使在病痛時，仍然無時無刻的關心我們。

杜神父每次去看由個案變成好朋友的朱石水先生時，雖然都會帶一些慰問品，但是他也都會告訴我：「東西重要，心更重要；要留下東西，更要留下心」。杜神父留給我們一片那麼美好的工作環境，但是我最懷念的，是他老人家那一顆像天父一般慈祥的心。



憶

杜神父與我

馮慕賢



時光荏苒，杜華神父已返天國十年了。在奇才、金瑜的懇「令」下，再加上闊別四十載的叔謀的要求「另類分享」下，「受寵若驚」的我只得一步步走回記憶王國。

中山路時代：那是教會開創初期，從早到晚人潮不斷，熱鬧滾滾；男的、女的工作人員一大群似乎都忙得很。有一天下午杜神父叫我洗他那漂亮的偉士牌機車（在那個年代很少人買得起），邊洗邊想：「有那麼多男的工作人員及學生，怎麼叫我呢？」一會被萬媽媽看見了，她不平的告訴杜神父：「伯納德已懷孕，你怎麼叫她洗車？」重男輕女的杜神父「很少」和我說

話。那時我的感覺是——他是「貴族」而我是「僕人」。不久《播種》一書誕生，求知若渴的我好像是最快用此書「講道理」的人，杜神父發現後，很難得的問我一些意見，我的回答令他驚喜與安慰。《播種的傳教師手冊》在我做「傳教員」工作的那段歲月裡，助益良多。

民國四十七年北大堂及後面的青年中心落成，我們做傳教工作的都搬到北大堂進入更忙迫的傳教工作，杜神父則搬到後面的青年中心。「道理班」一個接一個，忙到夜晚回家早已力乏聲啞。而後面的青年中心經常傳過來杜神父帶著一群「小毛頭」唸玫瑰經及唱聖歌的悅耳之音。有時看杜神父帶著學生從日月潭興高采烈的玩回來，我除了投以羨慕的眼光外，連妒忌的時間都沒有。

民國五十五年美侖美奐的社服中心落成，杜神父展開他更廣的服務——職工及社青等。在他為「少年監獄服務期間」我曾幫忙一段時間，看他對少年犯身心及未來的關愛令我感佩的問自己：「這位曾被我視為『貴族』的神父何時成為『公僕』了？」民國五十八年，呂德良神父奉命接



管青年中心，在葛華院長已推動三年的學生活動終於有了「家」，授命我協助呂神父成立「新竹學生聯誼會。」，而當初那群「小毛頭：像金瑜、東寧、明輝、德逸、國龍等就很自然的成爲學聯會」優秀的班底，也因爲他們的參與及服務，才會有蓬勃的將近十五年的學聯會活動：夏令營、冬令營「與主生活營」（避靜），最大的一次遊園會，杜神父帶著郎雄來剪彩，轟動之極，杜神父欣慰無比！民國六十一年呂德良神父榮升「華語學院院長，葛華院長命我接下青年中心的重任，離開貞德堂，全心投入青年中心，呂神父仍爲指導神父。而我由「傳道」轉爲「輔導」，再進修、再學習；那段有淚水、有歡笑、有掌聲……的日子是我這一生的最愛與難忘。

民國六十九年，可愛的青年中心被「永泉教義研究中心」選中，慷慨的耶穌會王院長決定交出青年中心給「永泉」。令我痛苦與費解許久！許久！當初決定者一定沒想到那一個——慷慨。結束了青年中心二十二年的壯碩生命，也終止了我們辛苦耕耘十五年的「學聯會」。學生們的哭泣與失望的眼神；無能的我無法安慰他們，至今仍覺汗顏。可惜我忘了問杜神父他老

人家是否像我一樣對「青年中心」情深？

民國七十年，轟天一聲雷，名聞遠近的「華語學院」關門了。我又奉命被派去工作，在聖堂的十字架前，我茫然又惶恐的問主耶穌：「主！你要我做什麼？我該從那裡開始？」突然一線曙光閃過：啊！還是爲青年朋友們服務吧！新竹耶穌會院開會結果改名爲「東山文學院」。於是我靠著已做了多年輔導工作的資源：向各大專院校社團、救國團、社會科、教育局等展開宣傳，也開始我以「社會」養「教會」的另一段艱辛歷程。不久後，杜神父也帶職工或社青小組來辦活動，也常請我到社服中心去演講及帶討論會；得到他許多的讚許與鼓勵。

民國七十六年杜神父得到政府頒予「好人好事」之榮譽，爲他在中國奉獻一生的工作，畫下肯定完美的句點。那時他已身體「不適」，故葛華院長請杜神父住到西門街會院，以便照顧，在葛神父無微不至的愛心照顧下，病情似見好轉。一天葛神父開車要我陪伴杜神父去台北幫點小忙，做些小事，辦好事情後杜神父高興的謝我，請葛神父和我在林口吃西餐，餐飲間



他對我說：「在中國幾十年，我愛中國，更愛中國人，但最苦不習慣的就是——吃」，我訝異的不知說什麼。怎料當他已病重不能行走時，有一天葛神父打電話給我：「伯納德妳來西門街……」。騎著機車趕到西門街時，葛神父已將杜神父扶進車中，告訴我說：「杜神父想吃水餃……」。在南大路的山東餃子館，看杜神父像個孩童般高興的吃著，我心中卻百思不解，怎麼不是「西餐」呢？

因葛神父亦身體不適，體力漸弱，不得不送杜神父去輔大的「頤福園」。每當葛神父帶我去探望他老人家時，他總是輕說一聲：「伯納德老朋友來了……」讓我感動許久。記得最後一次去看他時，他正安祥的、專注的看著電視上的平劇節目，我黯然的走出「頤福園」，仰望浮雲藍天，沉思一段時間，我才恍然大悟，在物換星移的漫長數十載裡，杜神父早已由「貴族」變「公僕」、從「優越」到「謙卑」、喜「西餐」而愛「水餃」，他早已被我們同化，他是「中國人」了。而他所做的，卻鮮少中國人能做到。杜神父與我也不知從何時開始由「陌生」而變成「朋友」了，多麼不可思議，多少恩寵在其中。





他不僅是恩師也是我與天主和好的恩人

彭瑞

自從被杜華神父指派擔任第一屆至潔聖母會的主席後，我和他接觸的機會隨著增加了起來。除每週固定的道理課外，還有週末聖母會開會前的討論也佔據不少我和他獨處的時間。

記得神父爲了盼我當好這個主席的角色，對我的內修生活以及主持會議的內容，無不嚴加指導一一修正，他的用心和期許，使我永遠難以忘懷。

那段日子下來，我幾乎變成他的分身，不但言語舉止看起來和他是那麼的酷似傳神，更重要的是他堅強的信德也同時默默地移植到我的心中。

往後，多少次的跌倒，多少次的叛逆……堅強不移的信德終於又帶領我重回天主的懷抱。

杜神父，他不僅是我的恩師也是我與天主和好的恩人。

耶穌復活墓園的中國鬼子

杜宗瑋



很多外國神父來台傳教，自踏上土地，就沒有落葉歸根的打算，將身與心，完全獻給這塊土地與人民。

天主教新竹教區主教劉獻堂說，近五十年，台灣共有約五百位神父過世，其中四百多人是外國人。新竹市青草湖畔的耶穌復活公墓的十字架，成了外籍神父歸返天國的踏石，他們留下讓人憑弔的墓碑，也留下愛的故事。

「我不願意當洋鬼子，我願意當中國鬼子」說這話的美國籍神父杜華已靜靜地躺在新竹市耶穌復活墓園九年，今年的清明節，杜華神父的墓前，有人送來鮮花，也有人佇立墓前憑弔。

一九一一年杜華出生於美國紐約，民國廿六年到北京傳教，曾在上海及南京教授英文，著名演員郎雄就是他的學生。民國四十三年間，杜華不滿共產黨迫害宗教到新竹傳教，十年後創立社會服務中心。

他雖是外國人，卻因全心投入服務世人的工作，深獲新竹民眾的愛戴，獲得推薦，民國六十七年膺選為中華民國好人好事代表。杜華七十九年安息輔仁大學頤福園。他的光與熱，直到今天仍不停息。社服中心志工的最高榮譽，迄今仍是「杜華獎」。

社服中心主任曾尚石指出，杜華神父不僅會國語、閩南語，也會講黑道的話，因為杜神父長期在新竹少年監獄擔任志工。你問杜華神父「幸福是什麼？」他會答覆你：「幸福就是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

三十多年前，高鼻子、白皮膚的杜華走在街上，民眾難免指指點點，有人會指著他說：「洋鬼子」。此舉倒讓杜華有機會留下名言「我不願意當洋鬼子，我願意當中國鬼子」。

杜華神父沒有食言，如今他靜靜躺在耶穌復活公墓，每年清明總有受他恩惠與





感召的市民，掃墓獻花。

社服中心去年成立秋霖園，建築師建議曾尚石在門口擺一塊大石，內外有別。曾尚石不願意在石上題字，他想到用大石紀念杜華神父。曾尚石說：「好像命運已安排好一般」，讓曾尚石如願的在花蓮挑選了一顆倒臥的甘噸巨石，一見就滿心歡喜。

他說，杜華神父的學生、藝術家周浩中在紀念杜華神父的專書中，挑選了一張生活照，用素描的手法勾勒出圖形，拍成幻燈片，利用夜晚以投影機投射在巨石上，再由周浩中用炭筆畫在巨石上，找來墓刻師傅雕刻而成。

曾尚石說，不久前，杜華神父的幾位美國友人看到巨石上的杜神父，感動地當場落淚。很多路過的人，看到石頭，也會好奇的進來問石頭中很傳神的人是誰和他的典故。

杜華神父走了，但社服中心門口立石所勾勒的杜華神父容貌、眼神，似乎仍對著這片土地微笑，仍是同樣的光與熱，讓人看了動容。

(本文刊於 1999-8-6 聯合報鄉情版)





杜神父播種 天主收成

每當想起杜華神父，最常浮現腦海裡的鏡頭，是他戴著鴨舌帽、騎著腳踏車、嘴裡「咻——」的一聲口哨、「嗨，小曾！」時的帥氣模樣。

雖然如此，但真正讓我獲益最多的，是他在主日彌撒時的講道。大約在杜神父六十歲到六十三歲之間，西門街聖堂主日早晨八點半的彌撒都是他主持的。而這將近兩百台彌撒的輔祭，很幸運地，剛好都是我。如今回顧，我願意相信這是天主有意的安排。

眾所周知，杜華神父待人接物有他獨特的魅力，即使連講道也不例外。每回在讀完福音之後，杜神父便會輕輕卸下他的祭披，緩步走下祭台，或是坐在教友席前面，或是踱步於教友席之間。在教友們充滿期待的靜默中，凝聚張力，然後以非常

吸引人的開場白，配合強而有力的手勢，開始他名聞遐邇的「三秒鐘講道」（事實上至少有十分鐘）。

杜神父的講道，其實不是在講道理，而是講肺腑之言，是從生命深處所湧現出來的分享與見證。杜神父把耶穌所說的一句話——「你們為我最小弟兄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為我所做的。」完完全全內化為生活動力，並具體實踐在日常工作中。因此，我們大家耳熟能詳的幾位殘障貧困者的真實故事（如朱石水、許碧沅等人），從杜神父口中娓娓道來，就不再只是個個案或故事，而是他對人及天主的愛的虔誠流露。

杜神父隨時感謝天主、讚美天主的靈修態度，令我非常佩服並且影響我很深。印象最深刻的兩次講道，一次是發生在杜

曾尚石





神父的某位好朋友突然過世時。當時教友們都看得出神父情緒低落，但是沒想到他開口的第一句話竟然是高呼「感謝天主！讚美天主！」。杜神父說他不知道天主為什麼會突然接走他的好朋友、為什麼會賞賜他這份錐心之痛，但他還是要為這份痛苦感謝天主。另一次則是發生在杜神父自覺靈感枯竭時。神父低著頭、靜靜坐在教友面前，良久良久，然後輕輕的說出：「主啊，我感謝三！讚美三！因為我現在腦海中一片空白……」。其中所流露出對天主無條件的信靠與依賴，實在令人動容、難以忘懷。

幫杜神父輔祭、聽杜神父講道時，我只不過是一個十來歲、不知此生何去何從的徬徨少年。或許正因為徬徨，所以可塑性比較高，杜神父講道時的肺腑之言也就發揮了潛移默化的效果，影響我後來「服務人群」的人生方向。誰能說這不是天主有意的安排呢？

一九八三年六月的某一天，我到中心來看杜神父。當時他剛從美國訪友、體檢回來沒多久，並且已經得知罹患阿耳滋海默症，健康狀況大不如前。我們倆人坐在目前的二甲教室裡，促膝深談。神父向我

描述全省各地的職工青年會一夕之間像骨牌般一個接一個瓦解，描述他接到古尚潔神父寄來的相關報告，厚厚一大疊，不知從何讀起，描述……。突然間，杜神父睜大眼睛問我：「小曾，就是你啊！你可以來這裡幫忙？」我很遺憾的回答神父說：「抱歉！神父，晚了一步。我已經決定加入道明會。下個月辦完兒童夏令營後，就要下高雄了。」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做夢也沒有想到和杜神父那一席談話之後整整兩年，我離開道明會回到新竹，並進而加入社會服務中心的服務行列。只不過此時找我回來工作的是當時中心的新主任——王輔天神父。杜華神父已經完全住在西門街會院休養了。

聖經裡的依撒意亞先知書，有下面這麼一段話——「就如天離地有多高，上主的旨意和人的意思相距就有多遠。」我只是杜華神父的眾多孩子之一，杜華神父有教無類，在每個孩子的心田裡播種，如今，天主來收成。您若問我有何感受，我想我願意像杜神父一樣，高聲歡呼——感謝天主！讚美天主！

最符合身心靈健康的教育 —— 公青中心的教育

公青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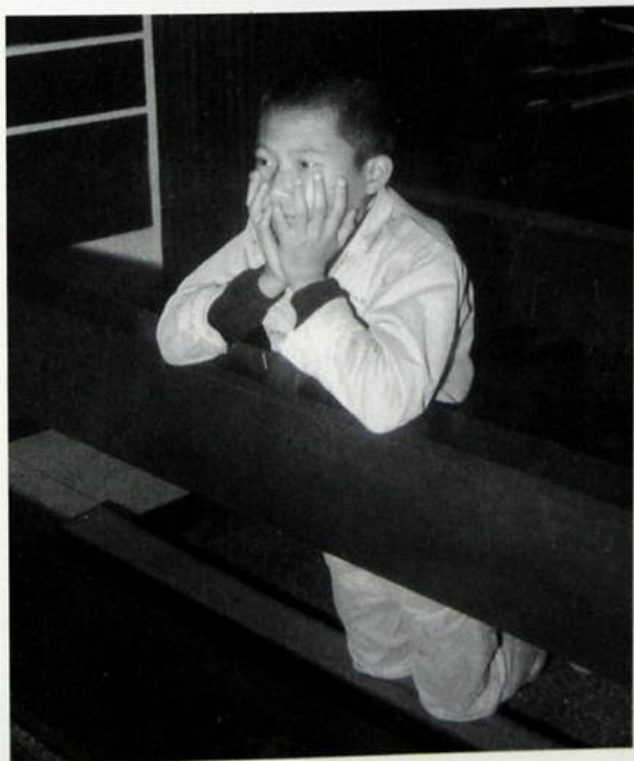
穿越過新竹的主教座堂，沿著田邊小徑，我們來到一扇鐵門。

推過鐵門後，有片難得一見的青翠草坪，左旁有籃球場，右端是有座聖母像的假山，中央的水泥走道通到一幢雅潔、新穎的兩層樓建築。這就是孕育我們的搖籃——公青中心。也是四十年來令我們魂牽夢縈的家。

它的正門是亮麗的鑲嵌玻璃門，正門上頭還鑲有兩個字，記得是什麼字嗎？——健潔。

健潔

從我們號稱是「至潔聖母會」便可見一斑，我們仰慕並效法聖母瑪利亞的榜樣——「貞潔無玷」、「承行主旨」。



黃冠球



健

一般人少有提及。我因多年從事健康教育，驀然回首，才發現現在我們成長的歲月中，那一段的黃金歲月裏，處處都是充滿愛，真是最健康、最完整的「德、智、體、群、美」的教育。



民國五十年代，升學主義盛行，我未能免俗，也從初一下學期起來到公青中心的補習班補習。因為我是班上第一名，又是班長，因此自從我來中心補習後，同班也跟著來了十五名同學，但可惜他們短視近利，一個學期後，他們發現這不是純補習的補習班，原來還要浪費不少的時間在唸晚課、聽道理和遊玩上，因此紛紛打退堂鼓，轉到坊間的群益補習班去。

因為世俗人眼中，追求的只有智育，什麼德育、體育、群育等等都是浪費時間，尤其宗教教育，在寶島台灣的經濟奇蹟、教育奇蹟中，我個人覺得是很大的缺憾。

由於家父任職外交部，舉家遷往台北，很遺憾我待在中心的時間並不長，從一九六二年三月到一九六三年的六月，也就是十四、五歲的年齡，總共只接受中心一年三個月的薰陶，但是它的影響深遠難忘，因為曾深深地被愛過、深深地感動過的體驗是刻骨銘心的。

廁所文化

我首先受到感動的，竟是聖堂旁邊樓





梯間的廁所，我們學校裏或他處的廁所都是髒髒臭臭、連篇鬼畫符的，只有在此處第一次見識到亮麗潔淨的廁所。水箱上更有教化人心的字句：「愛人如己」四個字，發人深省。我第一次瞥見，心中一陣悸動，因為有愛，連廁所都會變得如此不一樣。

傻瓜精神

搶著做事、服務他人的傻瓜精神是中心的獨門絕活，也是同門的標誌。有個星期天晚上，我

站在後排看卡通影片，看得正起勁的時候，依納爵忽然進來叫我和其他人出去搬椅子，因為陸續有觀眾湧進，我心裡先是老大個不情願，但經過一次、兩次後，慢慢就習慣服



務眾人的傻事了。以後在大學裏每次參加活動，大概都是我最先會綜覽全局，去加搬桌椅、開關窗戶、招待貴賓……等等。

我在金門服役時，有回上教堂參與彌撒，見到一位陸軍老弟主動上前輔祭、整理祭台。出了聖堂，才知道是同門師弟——許明輝也。

杜神父說過：「我是大傻瓜，你們是小傻瓜。」今天，相信在各個角落都有無數的小傻瓜在做傻事。這種服務、利他的傻勁和愛人如己的廁所文化，正是心理學家阿德肋(Alfred Adler)所說的「社會關懷」(Social Interest)，他強調：「一個心理越健康的人，其社會關懷的意識就越強。而罪犯、心理病患、自殺者、妓女、問題青少年、酒癮者，乃是其社會關懷的意識缺乏所致。」**社會關懷**是對自己的社會有強烈的歸屬感；會為建設更好的明日社會而奮鬥，而貢獻一己之力；會感同身受地真誠關懷他人的利益的一種意識型態。

而「社會關懷」的意識並非與生俱來，正是經由良好教育，逐漸發展出來的。住在中心的住宿生更是從小學會負責關門、



關燈、開關水電……等等服務和負責任的訓練，我們何其有幸，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社會價值觀裏，仍學會、發展出強烈的「社會關懷」。我高中畢業那年，中心還舉辦別開生面的夏令營，我們遍訪台北的貧民區、老人院、孤兒院、療養院……看看社會的另一面。我在中心的美好日子僅僅一年多，然而享受到的歡樂、溫暖和教育，卻教我終生難忘，也啓示了我一生努力的方向——「把愛散播」的人生觀。

動人的道理課

其次，讓我感動的是每晚課業結束後的聖堂晚課，每週二、五補習課穿插的道理課和主日的彌撒。晚課通常包含感恩、反省、立志定改等三部曲，古書上說：「吾日三省吾身。」大概只有在公青中心的教育，才會每日反省惕勵，讓人獲益良多。

陳正誼大哥哥的道理課最精彩，聽了會教人期待續集，而且教人感動得直想把這美好的福音道理講給別人聽。

杜神父更是一等一的演說家，他的道理詠諸生動、活潑有趣外也富含哲理，發

人深省。他以一個外國人而能活潑地運用華語、台語外，加上口哨聲、怪叫聲，製造出絕無僅有的，音響效果精彩無比。記得他那大聲叫「乖乖！」的口頭禪；記得他用緊抿雙唇後爆裂的「波」一聲來形容台肥廠的化糞池泡泡，來譬喻美麗肌膚下人心的醜陋——「七罪宗」；也記得他出口成韻地說：「上至總統、下至飯桶，統統都會死！」同時雙手比做刀切麵包狀說：「每多吃完一片麵包，便多接近棺材一步。」思考死亡的道理，常教人慚勉惕勵，心中坦然無懼。

我十四歲時，第一次參加靜默三日的避靜，也是探討死亡，從此面對死亡我已有了十分好的心理準備。





星期日的彌撒原本參加得並不太情願，但當我讀到說：「你若在祭壇前，要獻上你的禮物時，在那裡想起你的弟兄有什麼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禮物留在祭壇前，先去與你的弟兄和好，然後再來獻你的禮物。」這樣的章句好震撼我心！因為我剛來的時候，才和弟弟吵了一架呢！

其他的道理，像《浪子回頭》、《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以及耶穌在十字架上說的話語：「父啊！原諒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等等，都讓我們的心一點一滴地開始溶化、溶化，然後逐漸熾熱、燃燒。

同儕相愛互勉

聽了道理課之後，內心開始燃燒，然而若沒有同儕友伴的互勉，這火還不易燒得旺、燒得久。

我時常感謝天主，在我們那個年代，會讓中心齊聚那麼多的菁英，不但才德出眾，而且親愛精誠、互勉互勵，就拿日後得有博士學位的，就有余叔謀、黎怡杭、林家瑞、歐先望、王秩秋、傅祖恆……等，其他李勵德、蕭文宗、蕭宗義、郭芳



贊、周浩中、莊森田、張凱、張安樂、謝新生、周賢坤、段兆偉、胡功耕、胡功澤、傅忠雄、黃金瑜……等等，也都是各班級、各條路上數一數二的英雄好漢。

莊森田是我最佩服的，他的才華橫溢又深沈不露，以多明我沙維豪（Dominic Savio）為聖名，我們且以其名言：「寧死不犯罪」、「快跑吧！太陽快下山了！」來



互相勉勵。因為多明我在十五歲時過世，便得封聖人，而我們彼時也快十五歲了。再不然，學聖類思，也要在二十四歲前成聖。他——阿田兄是如此熱切渴望領洗、成聖，且要克服出身佛教家庭的困擾，難怪我們尊敬之餘，封他為「聖人」。

其他我們還承蒙許許多多學長、師長的愛護，無法一一詳述。如黃智才、陳正誼、黎建球、張廬山、莊邦光、洪倪木祥、蘇福來、蕭雅仁、彭武棕……等，另有當時的呂德良修士、劉建仁修士、陸達誠修士、陳禮耕神父……好多年來，在我的晚禱中，都習慣地懷念您們，像在中心時的晚禱一般，為您們一點名祈禱。

中心約有二十到三十位學生寄宿，遇到天冷了或下雨了，黎怡杭等人都會為我們要回家的同學借衣服、披雨衣。我難得有回借宿一宿，才體會到住宿妙事樂趣多，相互照顧情誼濃，同時經驗一下類似修院的中心生活。每天一大早的早課、默想、彌撒；傍晚的散步玫瑰經；晚間的晚課、默想題目、拜聖體、偶爾的拜苦路。星期六下午另有聖母會的小組聖經討論。星期日上午有主日彌撒，下午有足球、棒球、籃球等活動。晚上有卡通電影、賓果

晚會。一年有一度三天的避靜，七天的日月潭夏令營，還有其他臨時興起的腳踏車郊遊、游泳……等等。節目精采緊湊，絕無冷場。

回顧與期勉

在那青澀的少年時代，我們有幸經驗到濃郁醇厚的友誼，互助愉快的群體生活，盡情的遊玩，無盡的歡笑，深沈的祈禱，勤奮的讀書。更難得的是我們有崇高的理想，利他服務的熱忱，並追求靈性的成長。我們之中有好幾位甚至互勉走獨身的奉獻生活，雖然後來成功的不多，但都勉勵努力，並在各自的崗位上克盡職責，服務人群。

回顧往事，在四十年前，老杜已給我們奠下了極符合「身、心、靈」健康的種子。今天，它只是塵封的歡樂與回憶；抑或是它該有特殊的使命？

我相信這樣的風雲際會，不是偶然的巧遇；歷經四十年仍然屹立的少年團體——至潔聖母會，必有天主特殊的寵愛和目的。



今天，在你我的家庭負擔都已逐漸盡了之後，我期望你我都還能有健康康康的四十年，來實踐天主的旨意。該是讓老杜播種在你我心中的種子萌芽，結出豐盛的果實的時候了！也就是老杜常說的「行動」！

保健新知

爲能幫助大家再活健康的四十年，好爲天主做事，讓我貢獻一點個人專業的保健新知。

Q 請問，如果只用一種食用油，你用什麼油？

A 芥花油 (Canola oil)

Q 如果添加第二種油，該加何種油？

A Omega-3 的深海魚油或冷壓、有機的亞麻子油 (Flax seed oil)

Q 休息時，雙手如何置放最好？

A 雙手合十或手指相扣，大姆指相對。



凡走過

必留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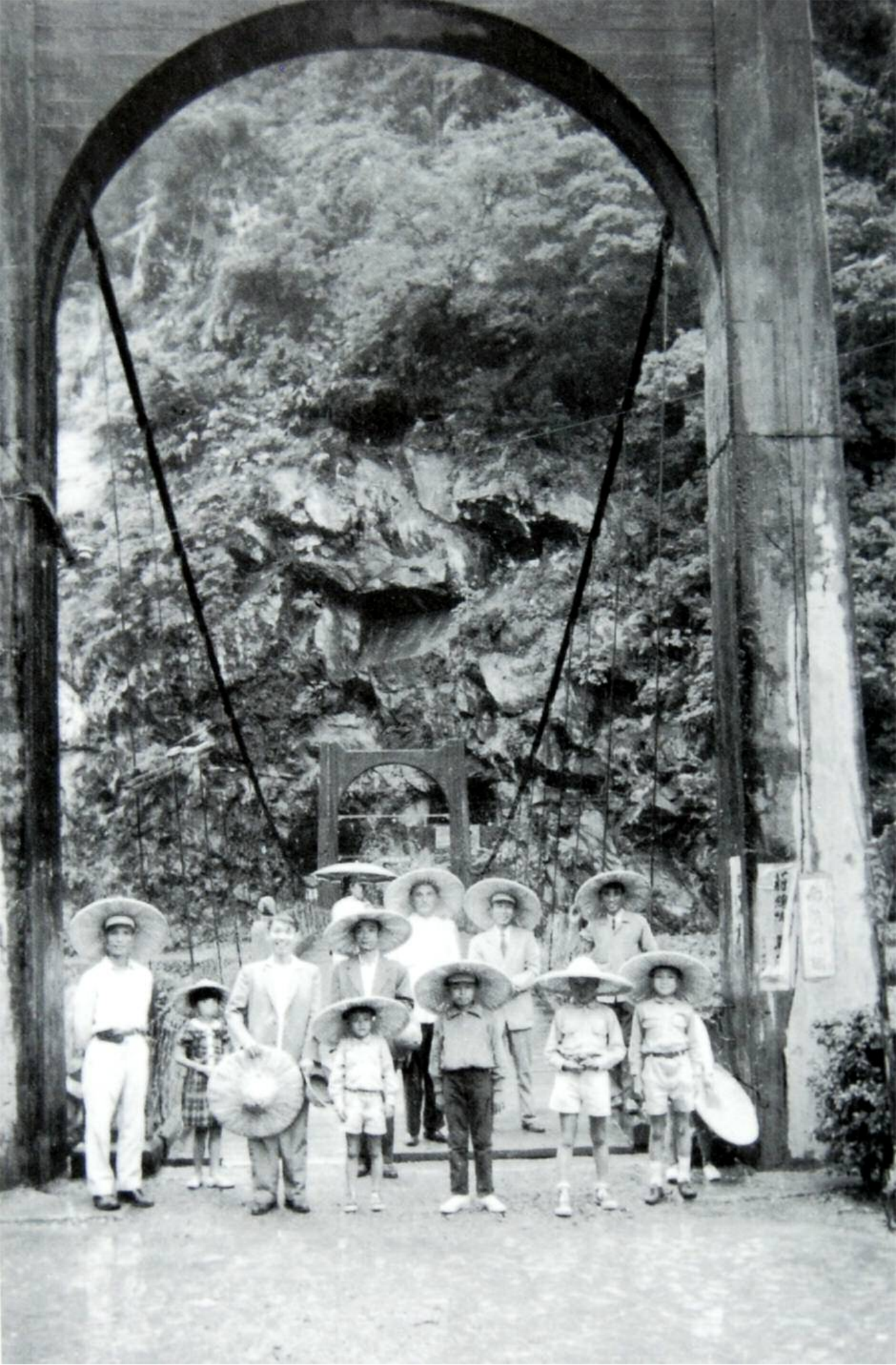
划向心靈深處

掀展生命的歷史

傳遞生命的訊息







TRAINING CENTER FOR RELIGION TEACHERS

天主敎教義研究處



天主敎教義研究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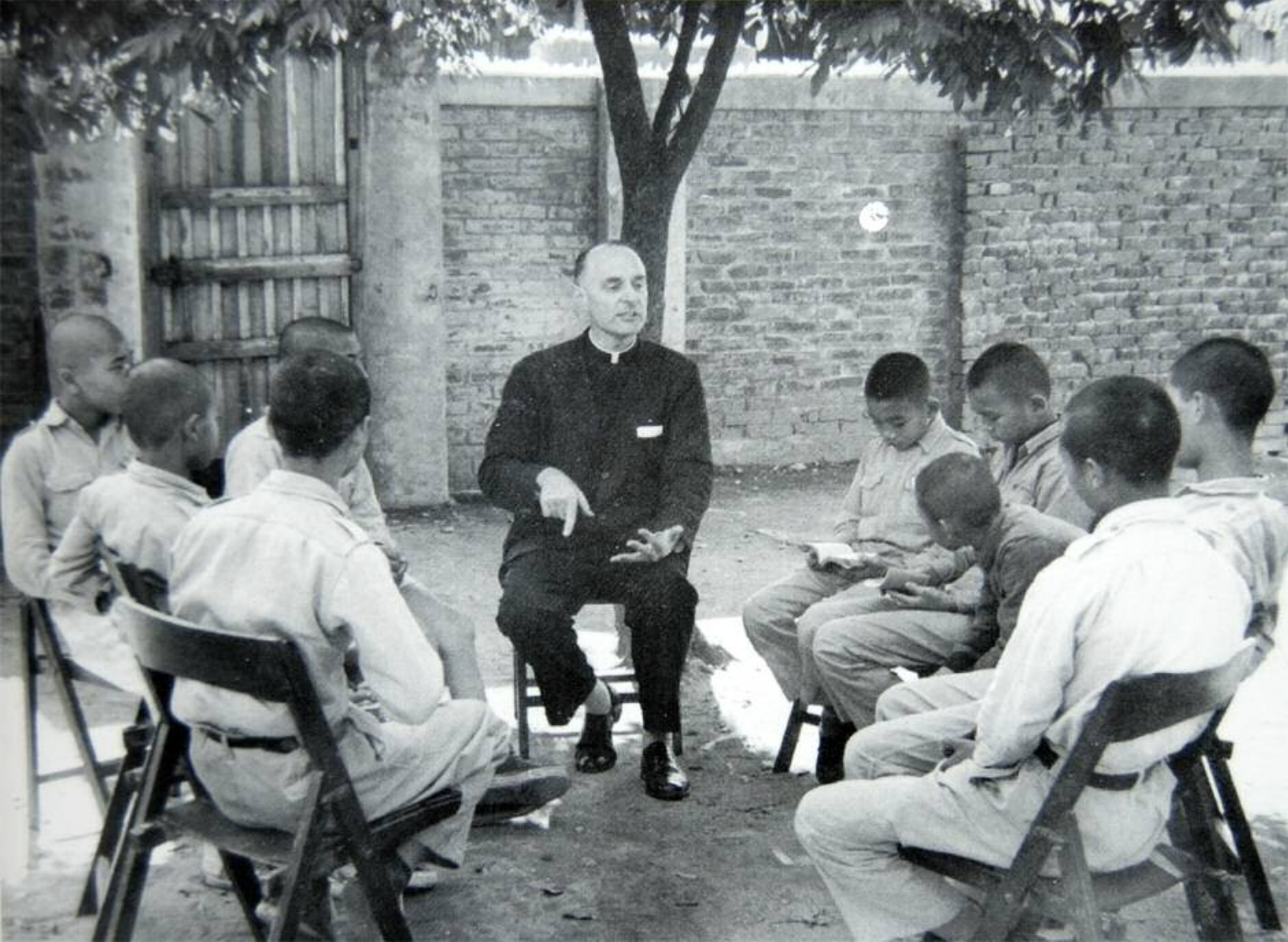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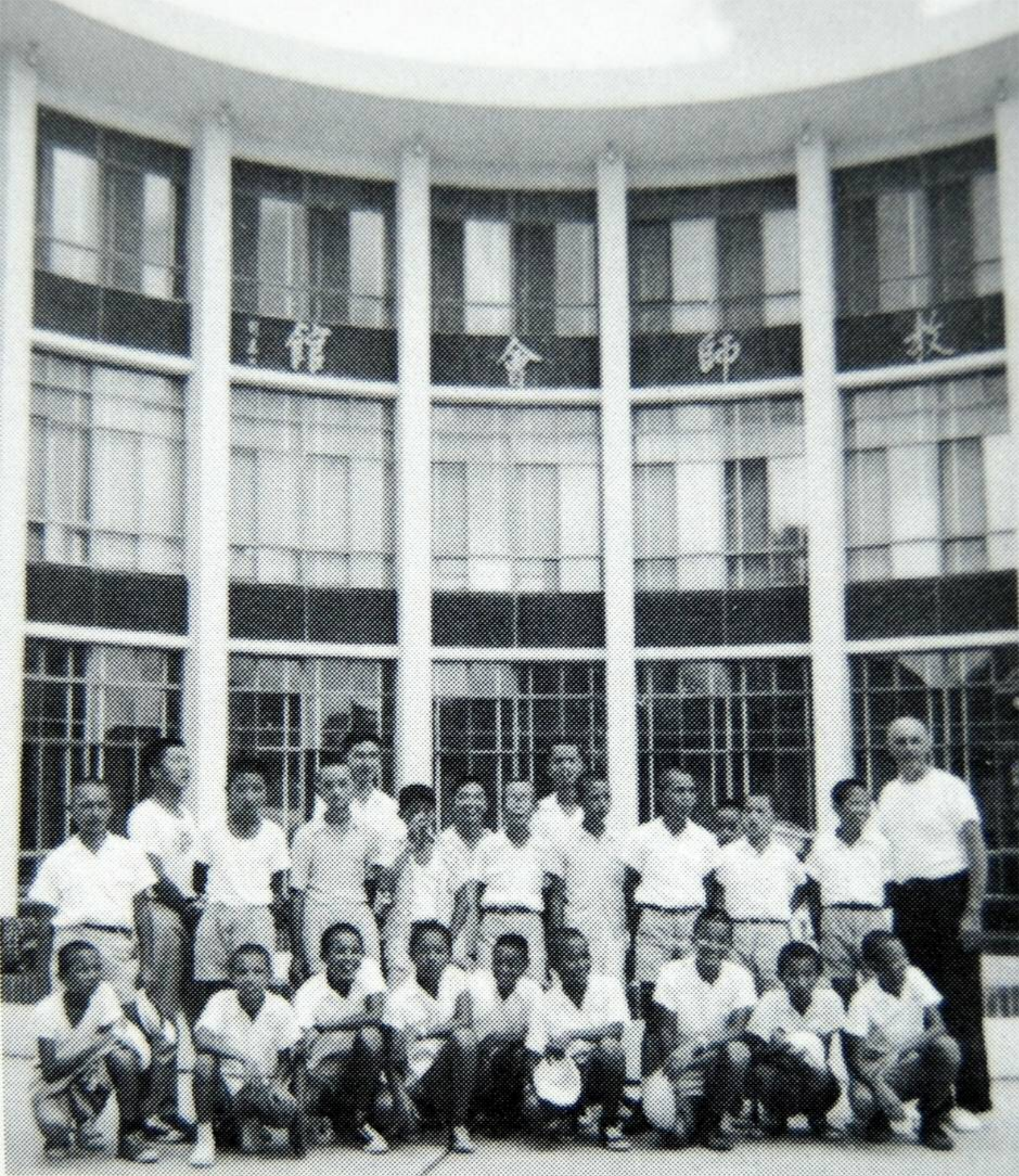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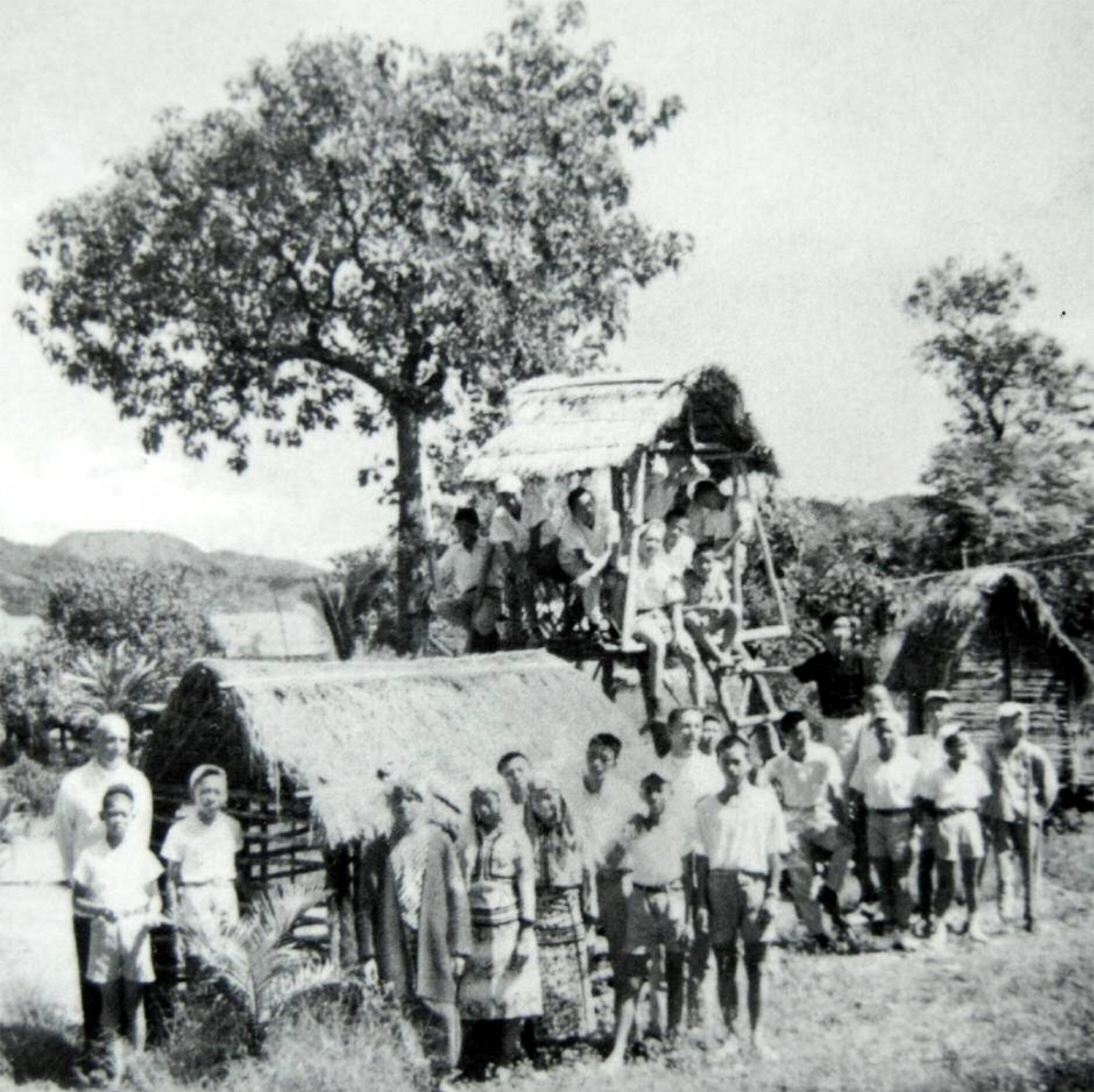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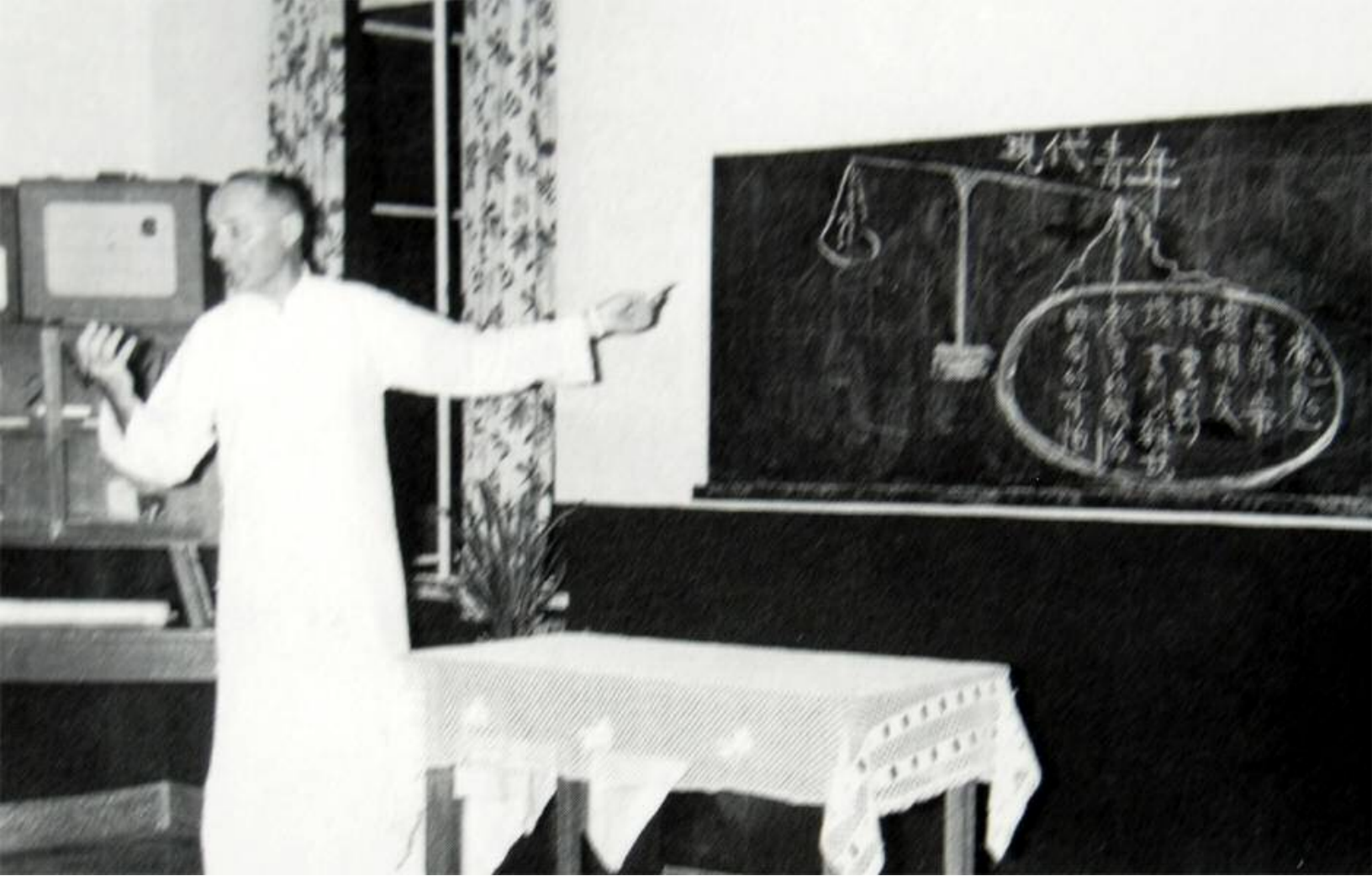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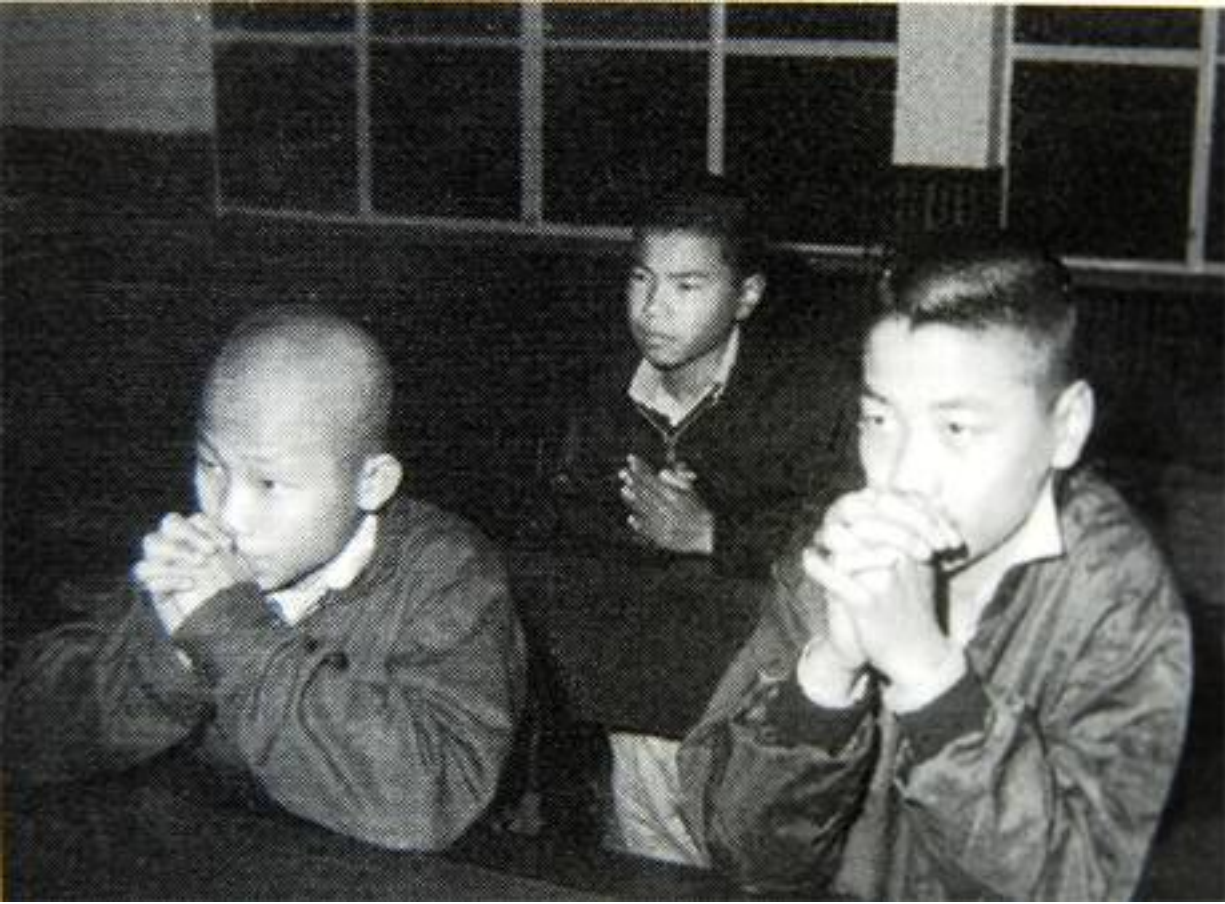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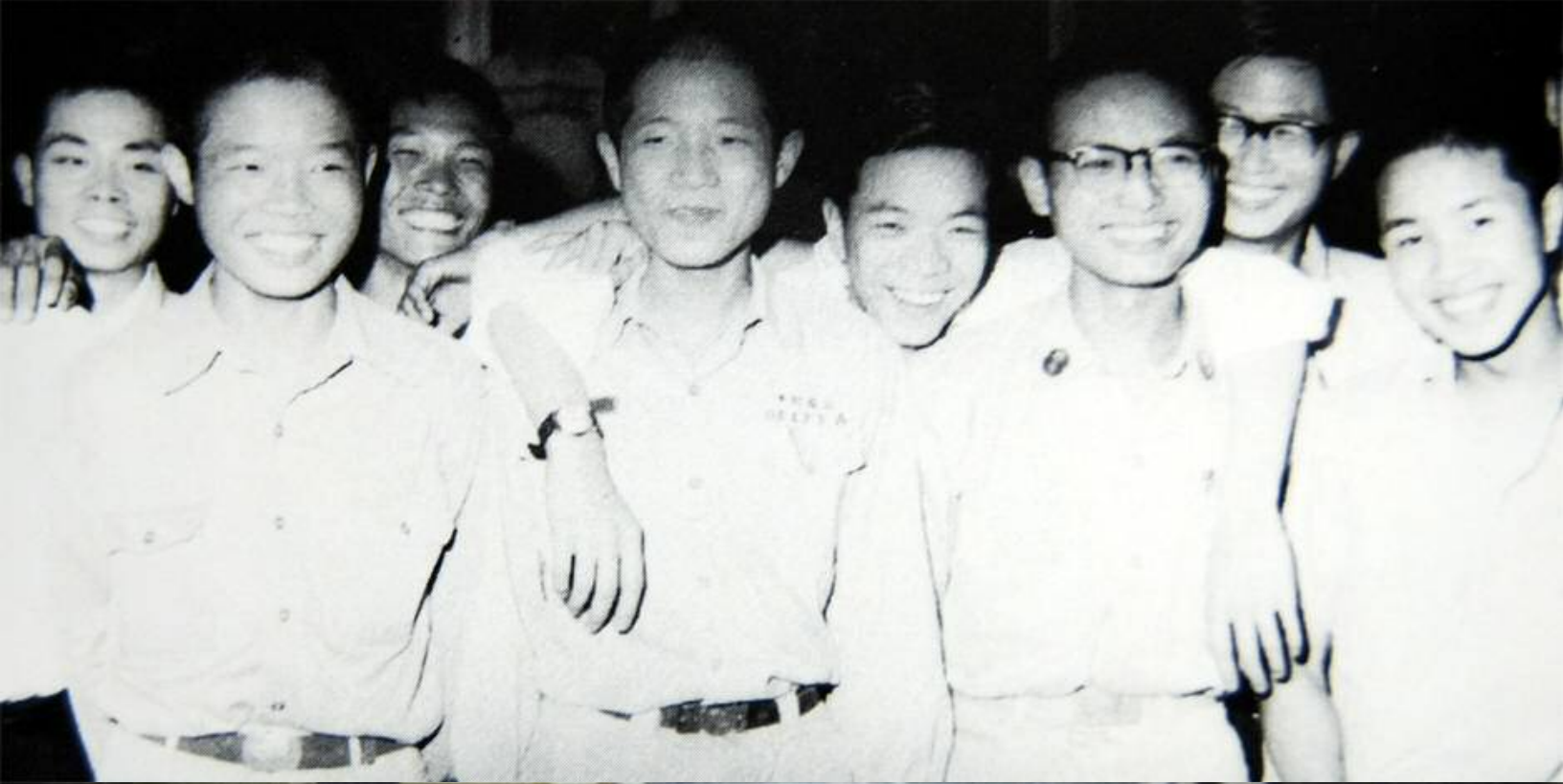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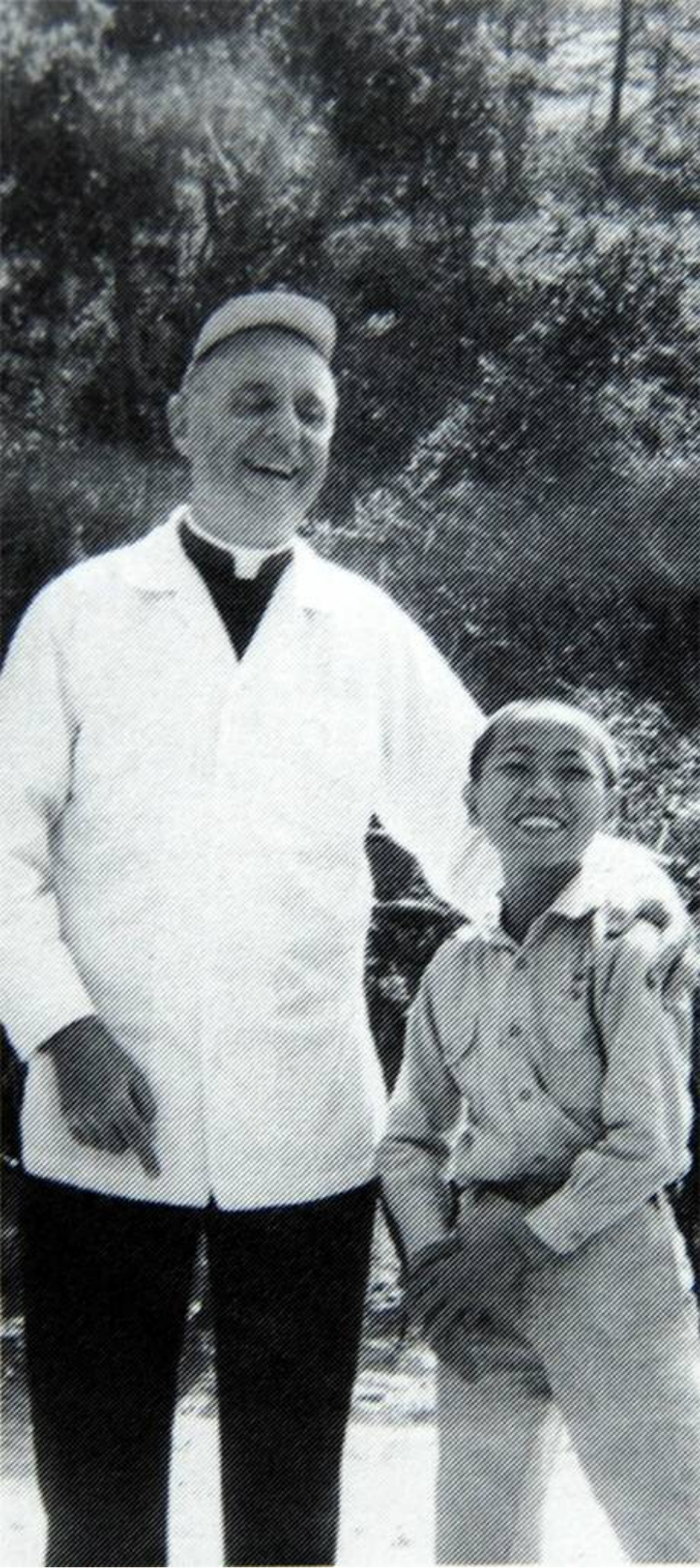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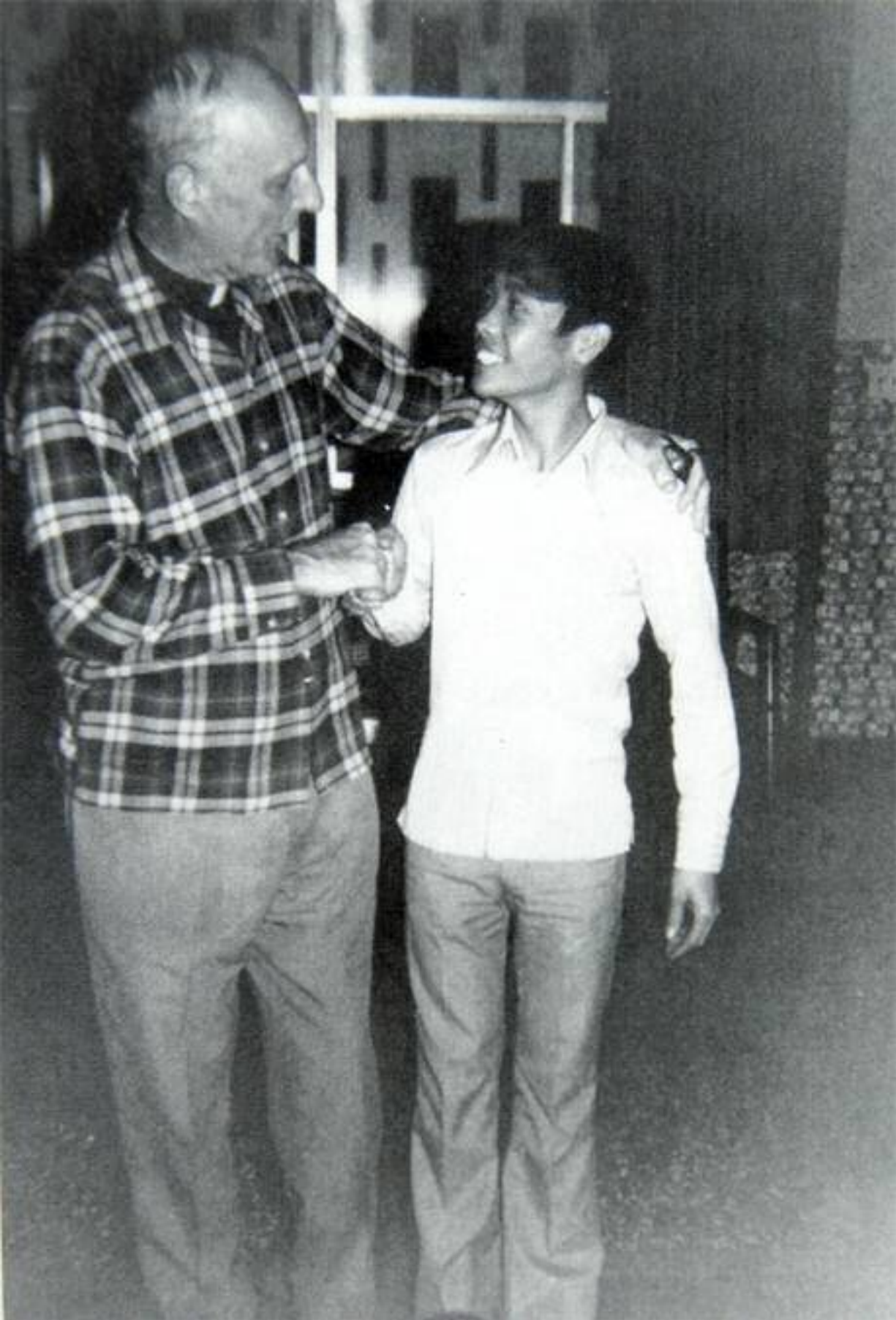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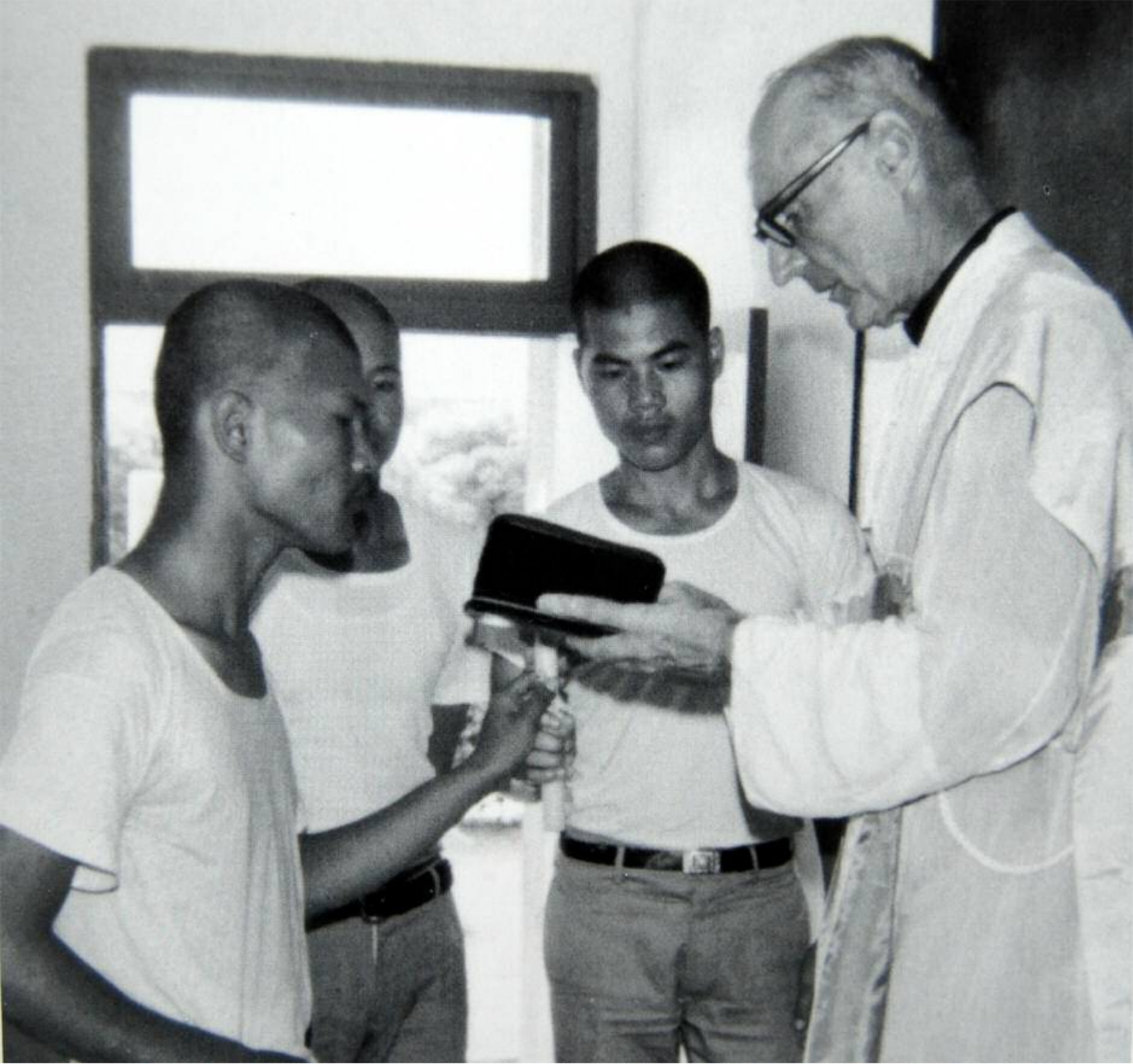


























緬懷杜華神父

我願意做大傻瓜

你們至少也要願意做小傻瓜
就是最大的傻瓜



頌懷杜華神父

我願意做大傻瓜

你們至少也要願意做小傻瓜
耶穌就是最大的傻瓜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緬懷杜華 ——初版——臺北市
甦聲雜誌出版發行 民90
112面 (19x26公分)
ISBN 957-744-252-8 (平裝)
1. Dowd Louis J. 1911-1990 傳記
2. 天主教——美國——傳記
249.952 89016168



封面設計 ▪ 周浩中
攝影 ▪ 林家瑞 溫德逸 黃金瑜
美工完稿 ▪ 彭武棕 黃冠球 陳喜美
編排製作 ▪ 林文華
總務 ▪ 許明輝 黃媽姿

發行 ▪ 黃智才
出版 ▪ 甦聲雜誌
地址 ▪ 台北市106 新生南路二段五十四巷八號
電話 ▪ (02) 2392-4851
電子信箱 ▪ odh@oceantaiwan.com
odh@seed.net.tw
承印 ▪ 至潔有限公司
電話 ▪ (02) 2302-6442
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臺誌字 3118 號
出版日期 ▪ 中華民國九十年元月十五日







ISBN 957-744-252-8